

摘要

中国古代社会，军事力量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在以城池攻防战为主的冷兵器战争时代，步骑交锋的过程中，面对骑兵快速的冲击力，中原王朝开始加强对军事重镇的防御建设，军事枢纽城市的军事地位不断得到提升。

大名府西临太行山，南滨黄河，北面辽阔的华北平原，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军事地理位置优越，自春秋以来，一直为兵家必争之地。唐、五代时，大名府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都得到显著发展，为宋朝大名府重要军事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宋朝抗击辽、金军队入侵的军事基地，大名府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宋朝许多重要的军事活动都与大名府有关。大名府在抵御辽、金军队的入侵中，发挥了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宋朝大名府重要军事地位的确立是由宋朝与周边政权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大名府本身的军事条件共同决定的。

本论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以时间顺序为纲，从不同角度逐步对大名府军事地位展开深入论述，并在论述大名府地区军事情况的同时，总结出大名府地区战争与军事的特点与规律。本论文第一章从大名府历史沿革入手，对大名府地区自然、人文和军事地理特征进行分析。第二章主要论述宋辽金三朝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认识，以及在认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军事部署。并从漕运、马政等政治、经济的角度，分析出宋朝大名府重要军事地位确立的原因。第三章主要论述大名府与宋辽战争的关系，突出大名府战区对澶渊之盟签订的影响。重点论述建大名府为北京的过程，以及北京军事功能的提升。第四章论述大名府与宋金战争的关系，突出大名府控制的黄河防线对宋金战争的影响，以及宋朝政权的兴衰与大名府军事地位之间的双重影响作用。重点论述南宋建炎初年，大名府防御战的经过，以及大名府失守后对南宋军事部署的影响。结论部分对大名府军事地位进行评价，并总结出大名府兴衰的原因。

关键词： 宋朝；大名府；军事地位

Abstract

In Chinese ancient society, the strength of military forces to a large extent decides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gime survival. When the defensive battle in the main city between infantry and cavalry happened in cold steel war time, face the speedy cavalry impingement force,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begin to strengthen the military city's defense construction and the military city's military status may be raised.

Da Ming prefecture west by the Tai hang Mountains, the south by the Huang he River, the north by the vast North China Plain. Da Ming prefecture located in the north and south artery, the military geographic location of Da Ming prefecture is very advantageous. From the Chun Qiu Dynasty, Da Ming prefecture always be strategic point. At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both political、economy and military of Da Ming prefecture have get notable development. It's has establish the solid basis about the important military position of Da Ming prefec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

Da Ming prefecture accomplish as the military base of the Song Dynasty resist the Liao and Jin Dynasty invade.It's strategic position is very important and lots of military events have happened in Da Ming prefecture. Da Ming prefecture brought very important military defense effect when resist the Liao and Jin Dynasty invade. The established of Da Ming prefecture military status in Song Dynasty is because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periphery regime's political and economy circumstances and the military condition of Da Ming prefecture itself.

This thesis based on the previously achievements and use the time sequence as the key link. This thesis thorough discussed the Da Ming prefecture military status and comment Da Ming prefecture military condition and military characteristic. The first chapters comment Da Ming prefecture history evolution and the natural、humanity and military geographical features. The second chapters comment the cognition and military deployment based on Da Ming prefecture military status in Song、Liao、Jin Dynasty. Analyze the establish reason of Da Ming prefecture from the angle of water carriage、raise horse and so on. The third chapters

comment the relation between Da Ming prefecture and Song、Liao wars. Outstand about Da Ming prefecture affect to conclude and sign the Chan Yuan Zhi Meng. Priority comments the process about construction Da Ming prefecture become to Beijing and the advance of Beijing's military function. The fourth chapters comment the relation between Da Ming prefecture and Song、Jin wars. Da Ming prefecture control the Huang he defense line which affect the Song、Jin wars. The vicissitude of Song Dynasty and the military status of Da Ming prefecture influence each other. This chapter priority comment Da Ming prefecture defensive warfare in Jian Yan second year's at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affect to Southern Song Dynasty's military deployment because of the fall of Da Ming prefecture. The conclusion estimates the military status of Da Ming prefecture and sum up the reason about the vicissitude of Da Ming prefecture.

Key word: Song Dynasty ; Da Ming Prefecture ; Military Status

河北大学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河北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致谢。

作者签名： 艾蓉 日期： 2009 年 6 月 11 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河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保密 在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解密后适用本授权声明。
- 2、不保密 。

(请在以上相应方格内打“√”)

作者签名： 艾蓉 日期： 2009 年 6 月 11 日

导师签名： 吕双健 日期： 2009 年 6 月 11 日

保护知识产权声明

本人为申请河北大学学位所提交的题目为 (宋朝大名府军事地位研究) 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 (吕俊臣) 指导并与导师合作下取得的研究成果,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在河北大学所提供的研究经费及导师的研究经费资助下完成的。本人完全了解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保护知识产权所制定的各项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河北大学的相关规定。

本人声明如下:本论文的成果归河北大学所有,未经征得指导教师和河北大学的书面同意和授权,本人保证不以任何形式公开和传播科研成果和科研工作内容。如果违反本声明,本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声明人: 艾蓉 日期: 2009 年 6 月 11 日

作者签名: 艾蓉 日期: 2009 年 6 月 11 日

导师签名: 吕俊臣 日期: 2009 年 6 月 11 日

绪论

一 选题意义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①，在以城池攻防战为主的冷兵器战争时代，军事枢纽城市的军事地位是否稳固，关系到整个战局的胜负安危。大名府“西峙太行，东连河、济，形强势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带河南者也”^②，是“南北津途咽喉所寄”^③，自春秋以来，历代视为军事重镇。北宋建立后，因燕云十六州的丢失，广阔的河北平原天险尽失，宋朝在与辽朝、金朝对峙中处于不利地位。大名府作为“北门锁钥”^④的重要军事地理位置也因此日益受到宋朝统治阶级的重视。大名府防线是北宋在河北设置的三道国防线中最后一道国防线，军事战略意义十分重要，宋廷部署大量兵力驻扎于此，以备战略纵深的需要。澶渊之盟签订前，宋太宗、宋真宗亲征时，都曾驻蹕大名府，指挥整个战局。北宋庆历二年（1042），辽朝为得到关南十县之地，有南伐之意，陈兵幽州境上，宋辽关系再度紧张。北宋统治者升大名府为北京，以示意宋帝“将亲征，以伐其谋”^⑤，出内藏库缗钱十万修北京。以“北京为河朔根本”^⑥，并在北京“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内则屏蔽王畿，外则声援诸路”^⑦，达到其屏藩京都、阻止辽朝进攻的军事目的。北京城的城防建设和兵力部署都在军事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北宋靖康年间，金兵大举南侵，大名府控制的黄河渡口成为交战双方争夺的重点区域，宋军以重兵屯驻于此，然却因守将无能，大名府军事地位开始呈下降趋势。南宋初年，金军继续与宋军在河北地区作战，建炎二年（1128），金军攻克大名府，大名府自此归金朝所有，南宋朝廷失去又一能“当冲要”之地，被迫改变军事部署，随之又因在河北的战争节节失利，而退居江南，与金朝形成对峙局面。

目前，学术界对大名府军事的研究较少，给本论文写作留下很大空间。研究本课题

^①（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9年版，第1页。

^②（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六，北直七，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5年版，第696页。

^③（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696页。

^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〇，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辛亥，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版，第1528页。

^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戊午，第3260页。

^⑥（元）脱脱：《宋史》卷一九六《兵十》，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版，第4897页。

^⑦（元）脱脱：《宋史》卷一九六《兵十》，第4897页。

对考察大名府历史地理区划沿革、宋朝大名府军事基本情况，以及进一步揭示大名府军事变化对宋朝整体军事形势演变的影响都将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二 研究现状及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宋朝大名府军事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零散，还没有进行系统研究，现将相关重要研究成果分类介绍如下：

（一）与宋朝大名府相关的学术论文主要有：

李亚《大名府故城陪都历史演进探析——大名府故城考略之一》^①一文主要研究大名府故城历史上曾七为陪都的历史事实，对大名府故城陪都历史的演进过程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对故城形成陪都的历史原因进行了初步阐述。李亚《魏博节度使田氏家族藩镇割据探析——大名府故城考略之二》^②一文对唐代魏博节度使田氏家族藩镇割据的过程进行了初步探讨，揭示出田氏家族与大名府故城的渊源关系。李亚、王书俊《魏博节度使何氏家族与大名府故城——大名府故城考略之三》^③一文对何氏家族三世功绩的历史进行了探讨，揭示出何氏藩镇与大名府故城的历史渊源关系，对正确认识晚唐时期藩镇割据的历史和大名府故城的历史价值提供了启示。孙尧奎《试论大名府的兴衰》^④一文，从论述大名府历史沿革入手，介绍大名府历代政治、政区等基本史实，并分析出大名府由盛而衰的历史原因。

（二）涉及宋朝大名府军事地位方面的论著：

大陆地区主要有：王曾瑜先生的《宋朝兵制初探》^⑤一书，按现代军制学的规范，重新研讨宋朝兵制，勾勒宋代兵制的全貌，为本论文的写作和军事背景的架构提供理论指导。史继刚的《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⑥一书，详细论述宋代军队后勤保障的诸多问题，对本论文相关部分的写作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谢志诚《河北通史·宋辽金元卷》^⑦，研究辽、宋、金、元时期河北地方历史，相关章节中有对大名府地区政治、经济、

^① 李亚：《大名府故城陪都历史演进探析——大名府故城考略之一》，载《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12期。

^② 李亚：《魏博节度使田氏家族藩镇割据探析——大名府故城考略之二》，载《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③ 李亚、王书俊：《魏博节度使何氏家族与大名府故城——大名府故城考略之三》，载《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④ 孙尧奎：《试论大名府的兴衰》，载《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⑤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⑥ 史继刚：《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⑦ 谢志诚：《河北通史·宋辽金元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军事地位的叙述。李昌宪先生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①一书，结合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背景来分析政区划分和演变的原因与过程，对本论文行政区划与军事的关系研究有启发意义。

港台地区主要有：毛汉光先生的《中国中古政治史论》^②，书中第七篇《魏博二百年史论》，论述自唐代安史之乱到北宋建国，魏博汴梁一带逐渐成为核心区的过程，以及河北、河东、河南等地的职业军人如何成为北中国各地藩镇的统治者，并逐步建立起各自核心集团的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对本论文大名府历史沿革研究有帮助意义。台湾三军大学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③一书，对宋、辽、金三朝间历次战争经过进行了详细论述，并对其得失成败、战略战术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书中相关章节涉及对大名府军事的分析和论述，为本论文的战役研究提供了帮助。曾瑞龙先生的《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④一书，将战略文化的理论引进军事史的研究，用大战略、战术等新概念重新评析宋辽战争中的各场战役。

以上研究成果契合诸家，述以己见，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对宋朝大名府军事的研究现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在对大名府历史沿革的研究方面，只有几篇论文初步介绍大名府在历代做陪都的问题，以及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时世家大族对大名府政治、军事的影响，均没有进行详细考证。

2、在对大名府军事研究方面，并没有形成专门论著，只散见于相关文章的部分章节，这与大名府作为北方军事重镇的军事历史地位是不相称的，尤其是大名府在宋朝发挥的重要军事作用更有继续研究的必要。

有鉴于此，本论文力求通过翔实的史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西方的相关军事理论，把大名府与宋辽战争、宋金战争关系的变化发展过程完整展现出来。通过本论文的研究理清大名府历史沿革情况，以及大名府军事地位对宋辽金三方战争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大名府军事在宋朝整体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 研究范围的界定

^① 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台湾三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④ 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大名府，魏郡。庆历二年，建为北京。八年，始置大名府路安抚使，统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通利保顺军。熙宁以来并因之，六年，分属河北东路。……县十二：元城、莘、大名、内黄、成安、魏、馆陶、临清、清平、冠氏、宗城”^①。因战役研究涉及地域范围较广，不能仅局限于对一座城池的研究，因此本论文对宋朝大名府军事地位研究的地理范围，涉及大名府路，以及相关周边地区。

时间范围上，本论文对大名府军事的研究，总体部分起于北宋建隆元年（960），止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另外，金朝占领大名府后，于公元1130年扶植刘豫建立齐国，定都大名府。伪齐政权虽于公元1131年即迁都汴京，但大名府作为伪齐的都城时，对南宋军事也产生相应的影响，故本论文对这段时间内大名府军事情况也做了相关论述。

四 创新点

1、与本论文有关的前人系统研究成果较少，给本论文写作留下很大研究空间。本论文在内容上对大名府历史政区沿革进行了详细考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大名府自然、人文、军事地理特征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影响。从宋辽金三朝间的战争中总结出大名府军事地位对三朝战争的影响，其中澶渊之盟与大名府的关系、升大名府为北京后军事地位的提升，以及大名府防御战对交战双方的影响，为本文亮点。

2、本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大名府历史沿革、地理特征进行考察。利用方志、文集、奏议等多种史料，对宋朝大名府军事地位进行系统研究。按照军事史研究以战役为中心的章节编排方法，基本上保持以时间顺序为纵线，并在宋辽金军事整体战争中突出大名府军事的重要性。对文中涉及战役的论述采用直观附图的形式，力求做到图文并茂。

五 不足之处

由于本人才识有限，初涉军事史研究，对军事宏观理论分析尚有欠缺，还不能将大名府战役对整体军事影响的分析提升到相应的高度。文中对大名府军事机构和兵力部署等基本情况的研究尚嫌粗糙，还有待于继续深入研究。论文中的不足之处，恳请各位师长批评指正，本人将在今后的学习与研究中不断加以完善。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八六《地理二》，第2121~2122页。

第一章 大名府历史地理概述

大名府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古多称魏郡、魏州。自上古三代时起，就已成为国家行政辖区。大名府地区凭借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南北战争格局下的军事核心区域，为历代统治阶级所重视。北宋时升大名府为北京，成就了大名府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第一节 大名府政区地理沿革

大名府地区在上古三代时为“颍颥高阳氏畿内地”^①，“禹贡兖州之域，夏为观扈之国”^②，“本商旧都，周克商以封康叔为卫地”^③。

春秋时，大名府地区初属卫国，然卫成公三年（前 632），晋国伐取五鹿城（今河北省大名县境），大名府地区始归晋所有。

三家分晋后，魏文侯七年（前 439），魏得邺地，大名府境属魏。魏武侯以此地为别都，其“公子元食邑于此，因以名县”^④，即后来的元城县。

秦国统一六国后，大名府属东郡和邯郸郡管辖。

汉高祖十二年（前 195），在元城县置魏郡。王莽则改魏郡为“魏城。属冀州”^⑤。东汉“建安十七年割河内、东郡、巨鹿、广平、赵国之十四县以益魏郡，十八年分置东西都尉，时魏为曹操封国也”^⑥。

魏晋时期，将魏郡东部划为阳平郡，郡治所在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境）。

前燕建熙元年（360），建贵乡县（今河北省大名县境）。

南北朝时期，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535），分馆陶县西部复置贵乡县。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置魏州”^⑦，治所在贵乡县。

隋文帝开皇六年（586），从元城县分一部分建马陵县（今河北省大名县境），大名

^①（明）唐锦：《正德大名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版。

^②（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695页。

^③（明）唐锦：《正德大名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④（宋）欧阳忞撰、李勇先、王小红点校：《舆地广记》卷五《四京》，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⑤（汉）班固：《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第八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1573~1574页。

^⑥（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695页。

^⑦（宋）欧阳忞撰、李勇先、王小红点校：《舆地广记》卷五《四京》，第87页。

府境属魏州。隋炀帝大业三年（607），“罢州为武阳郡”^①，治所在元城县。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平窦建德，改置魏州”^②，州治所在元城县。乾元元年（758），魏州置魏博节度，领辖魏、博、贝、卫、澶、相六州，并置大都督府。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私自组建万名强健兵士，号称牙军，唐代宗宠其军，号曰天雄。唐德宗建中三年（782），魏博节度使田悦与卢龙军节度使朱滔、恒州团练使王武俊结盟抗唐，各自称王。田悦僭称魏王，为取吉兆，把魏州之“魏”改为“大名”，把魏州的“州”改为“府”。于是“魏州”之名就改为“大名府”，“大名府”的名称即始于此。

公元923年李存勖于魏州即帝位，建后唐，年号同光，建国都于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县境），都名东京，升魏州为“东京兴唐府”^③。同光三年（925），改东京为邺都。后晋高祖天福元年（937）冬十二月，改兴唐府为广晋府，后汉高祖乾祐元年（948）春三月，又改广晋府为“大名府”，治所在元城县。将广晋县改为“大名县”，这是以“大名”为县名之始。

北宋初，因袭前制仍称大名府。“庆历二年，建为北京。八年，始置大名府路安抚使，统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通利保顺军”^④。宋神宗熙宁时河北路分为东、西两路，大名府为河北东路的治所。

南宋建炎初年，大名府仍属河北路。建炎二年（1128）冬，金军攻克大名府，大名府归金所有。

第二节 大名府自然地理特征

大名府即今天以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为中心的相关地区。大名县位于今河北省东南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地处中原经济圈中心地带，交通便利，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东与山东省冠县、莘县毗邻，南与河南省南乐县相连，西与魏县交界，西北与广平县为邻，北与馆陶县接壤。东西长36.4公里，南北宽28.8公里。辖6镇、33乡、651个行政村。境内一望平原，漳河、卫河、马颊河像三条凌空而降的飘带，从县境南北穿过，将全县分割为卫（河）东、卫（河）西、漳（河）北三个大块。因大名府自古即以优越的地理位置著称，故史称：“大名府近则地面沙麓，河抱卫、漳；远则东连齐、鲁，西接太行。

^①（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六《河北道一·魏州》，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版，第447页。

^②（宋）欧阳忞撰、李勇先、王小红点校：《舆地广记》卷五《四京》，第87页。

^③（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695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八六《地理二》，第2121页。

故前辈论其气势联络，隐若重关，真河朔之重镇，北门之锁钥也”^①。

一 大名府地区地质地貌特征

大名府地区属华北地台断拗带的一部分，处在内黄隆起与临清拗陷交界处，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属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大名府地区的平原主要由漳河、黄河的高速冲积沉淀形成，它以卫河为界，其西部地区为漳河冲积扇的边缘，土质粘重；其东部地区由黄河冲积形成，土质以沙为主。平原构成大名府地区地貌的主体，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二 大名府地区的主要河流概述

大名府多河流，因此，古人有“河抱卫、漳”^②之说，河即黄河，卫即卫河，漳即漳河。黄河之名最早见于西汉初年，《汉书·功臣表》载有汉高祖大封功臣时的誓言，其中有“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③的话。当时，黄河下游在今河南浚县附近流向东北，经淇县、滑县、濮阳，过今河北大名、馆陶，再经今山东平原、德州等县市，至天津市南入海。入宋后，黄河长期流经大名府附近，即使黄河分为北流和东流二股河道以后，大名府也仍在黄河流域范围内。

卫河又称白沟，宋朝称御河，“在府城南。亦曰通济渠，一名永济渠，即隋大业中所开淇、卫诸水之下流也。自河南卫辉府境流经浚县、滑县、内黄、卫县之境，又东北流经此，过小滩镇，又北入馆陶县界合于新漳水。亦名白沟水，对北白沟而言，谓之南白沟”^④。据考汉朝末年曹操曾将淇水（淇河）、汤河、安阳河引入白沟，以便运粮。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再次开挖白沟，并改称永济渠，即为御河，自此卫河专有御河之名。自汉以来，卫河便成为沟通大名府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北宋时御河为太行山以东主要漕运航道，所以自古有运粮河之称。

漳河，在“府西北二十里。有新旧二河，俱自魏县流经府境。志云：旧漳河自魏县东南流，经府城西南入卫河。后徙从魏县东北流经府北，下流至馆陶县界入卫河，谓之新漳”^⑤。漳河自大名府流向东北，至馆陶徐万仓汇入卫河。漳河历史上曾是黄河的一条支流。

^①（明）唐锦：《正德大名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②（明）唐锦：《正德大名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③（汉）班固：《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第527页。

^④（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700页。

^⑤（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700页。

三、大伾山与马陵道口

大伾山在大名府浚县东二里,“《禹贡》‘导河东过洛、汭,至于大伾’是也。周五里有奇,……大伾之东曰凤凰,东北曰紫金;二山者,大伾之余气也。东扼淇卫交流之口,无复旁引,盖太行左俯趾处矣”^①。大伾山“北麓为黎阳仓,自隋至唐、宋皆置仓于此,即仓城故址也。宋政和以后,河易故道,仓始废。”^②

马陵道口,在北宋时是重要漕运中转站。据史载,马陵道在“府东南十里……宋人河北漕运往往于黎阳或马陵道口装卸,盖津要所关矣”^③。

第三节 大名府文化地理特征

古燕赵之地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政治、经济都较为发达,也因此成为各诸侯国争夺的焦点。炎黄以降,燕赵地区一直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争斗的前哨,是联系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门户。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共存与交融,在变革图强、激烈竞争的现实斗争中得到丰富和补充。赵国源于三晋,而晋国正是中国古代豪侠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燕赵文化刚柔相济,在不断变革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雄浑刚毅的“慷慨悲歌”为主的深层文化性格特征。

从通常意义上讲,一个地区能否兴起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这个地区的民风、社会文化特色及其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制以来,河北精兵以天下雄健著称。一方面,河北地区自战国时起便一直是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战争对文化的影响,强化着河北地区的尚武精神,同时形成了河北劲悍习战的民风。另一方面,河北的政权相当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游牧民族所建,这些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平时游猎,战时出征打仗。而且,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够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宜于征战的天性和对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往往会形成直接威胁中原政权的一股巨大力量,至少从军事上看,有时在某个历史时期,令汉族政权难与争锋。

两宋时期先是北宋与辽、西夏,后是南宋与金、蒙古,战火时断时续,河北地区一直首当其冲,逐渐形成“人性厚少文,多专经术,大率气勇尚义,号为强伎。土平而

^①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册《北直隶中》,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点校本,2002年版,第122页。

^②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719页。

^③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702页。

近边，习尚战斗”^①的民风。

如前所述，河北路“控带北地，镇、魏、中山皆为雄镇”^②，大名府是河北重要的军事重镇，“大名府野沃川平，风气浑厚，人多矜节尚气有简朴风”^③，是河北地区核心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全魏地千里，雄大视区宇。黄河为血脉，太行为筋膂。地灵育圣贤，土厚含文武”^④，大名府的山川气象孕育着将相人才和慷慨忠义之士。自春秋以来，大名府地区战乱频仍，为抵御外患，这里尚武的民风长期保持，“魏博河朔名藩，峙流萃秀，豪奇茂爽之才，硕伟光明之器，彬彬辈出”^⑤，历代忠节之士辈出。如五代石晋定州节度使周仕，契丹劝其投降，“周曰：‘受晋厚恩不能死战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见人主与士大夫乎？’遂死之”^⑥。就宋朝而言，宋初武将以来自太原、开封、洛阳、真定、大名五城为多。据何冠环先生统计，宋初来自大名府的武将，高级武官有九人，中级武官有八人，下级武官有十五人，总人数为二十二入^⑦。如大名府籍武将曹翰、潘美、冯继业、崔彦进、张琼等人。而宋朝大名府籍文臣柳开，史称其“堂堂柳先生，生下如猛虎。十三断贼指，闻者皆震怖”^⑧，文臣有武略，以勇猛著称。还有“论事刚直，一时敬慑目为殿上虎”^⑨的文臣刘安世。

史称“大名多剽悍，闾里少年并习弓箭，酗酒使气为节侠，犹古魏劲兵遗风也”^⑩，大名府地区民风尚武，对其军事地位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第四节 大名府军事地理特征

孙武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⑪。据此，《武经总要》前集卷九辟有专章来论述地形对战争的重要作用，其内容共分四部分，即杂叙战地土俗、九地、六形及杂叙战地，此可视为宋代军事地理的专著。一般而言，军队要和地形配合好，利用地势、地形来控制、指导军队进行战争。既要注意战争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又不能忽视地理环境对战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八六《地理二》，第2130页。

^② (元)脱脱等：《宋史》卷八六《地理二》，第2130~2131页。

^③ (明)唐锦：《正德大名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④ (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二《过魏东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版，第20页。

^⑤ (明)唐锦：《正德大名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卷七。

^⑥ (明)唐锦：《正德大名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卷七。

^⑦ 引自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2页。

^⑧ (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二《过魏东郊》，第20页。

^⑨ (明)唐锦：《正德大名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卷七。

^⑩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册《北直隶中》，第134页。

^⑪ (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地形篇》，第226页。

争的制约性，特别是要注重对人地关系的分析，因为人地关系“不论是对战斗过程本身，还是对战斗的准备和运用，都有决定性的影响”^①。

大名府地处今冀、鲁、豫三省交界处，为棋盘格局中河北与中原交界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孙子认为“四达者，衢地也”^②，各国疆土交界之处，道路四通八达的地区为“衢地”。大名府为三省交界的枢纽地区，也称“锁钥之地”，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要冲，作战时占领它就能先得地利，进可长驱直入对方腹地，退则能扼守要道拒敌于境外，也即孙子所称的“四达者”，具有重要的军事地理意义。

此外，大名府地区西临太行山东麓，东、南、北三面是广阔的华北平原，黄河、漳河、御河等河流是大名府地区军队、漕粮运输的重要交通线。大名府既有山川险要可以凭恃，又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是“山川都会”的重要战略要地，处在南北交通要道之上，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

北宋都城开封以及西京洛阳均处在中原腹心地区，是东西之争与南北之争的交汇地带。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对峙，中原腹地都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因而如何防守这一地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大名府与开封府一线之间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关系，大名府作为河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是接近京师的最重要地区之一，“北门锁钥”的重要军事地理位置显得尤为为重要。北京大名府不仅是军事防御的屏障，而且具备指挥全局的条件，凭借独特的军事地理位置可影响宋朝战局。

^①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64页。

^② (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九地篇》，第255页。

第二章 宋辽金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认识

衡量一个地区的军事地位是否重要，一般可以从地形和驻军多少、与首都的距离和相对位置、以及是否为地区中心入手来分析。大名府即是凭借其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以及与宋都开封府之间特殊的地理关系，在雄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逐步确立其重要军事地位的。宋、辽、金三朝间在河北地区作战的军事部署，均建立在对大名府军事地位分析的基础之上。

第一节 宋朝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认识

大名府与开封府之间特殊的地理关系，在五代时就已显出来。因为大名府是开封府、洛阳一带的安全屏障，在南北军事对抗中首当其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宋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大名府的控制，从而进一步巩固其重要的军事地位，不得不对大名府地区的军事机构设置和兵力部署等格外用心。

一 宋朝统治阶级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认识

北宋定都开封，而“开封地平四出，诸道辐辏，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无名山大川之限。无汴、蔡诸水参贯，巾车错毂，蹄踵交道，轴轳衔尾，千里不绝，四通五达之郊也。故其地利战，自古号为战场”^①，为保卫开封府的军事安全，只能依托大名府作为黄河北岸的军事屏障，屯驻重兵防守。宋朝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统治阶层，对大名府军政建设的高度重视，促成了有宋一代，大名府重要军事地位的确立。

宋太宗、宋真宗北伐亲征至河北时，都曾驻蹕大名府，“銮舆北巡，辽马南牧，乃眷全魏之地，实介两河之间，驻蹕以壮其军声，擒俘屡献于行在”^②。宋仁宗也称赞大名府为“全魏别都，国之巨屏”^③。统治阶级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大名府军事防御设施建设，提高了大名府的防御能力。

^①（明）李濂撰、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9年版，第339页。

^②（宋）杨亿：《武夷新集》卷七《群公饯集贤钱侍郎知大名府诗序》，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③（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一《赐资政殿学士新除知大名府许将辞免不允诏》，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大名府“北都也，宜得重人镇之”^①，因此，这里的守臣一般官职为知大名府（天雄军）、兼北京留守司、兼大名府路安抚使、兵民都总管（都部署）。统辖大名一府，澶怀卫德博滨棣七州，通利、保顺二军。据统计，太宗、真宗两朝出任大名府都部署路知府者共有三十四人，其中十五人为文臣，十九人是武臣、勋贵^②。北宋对大名府守臣的这种布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名府府任之重，地位崇高，不兼文韬武略，不足以镇抚一方。大名府守臣的举动往往起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关键作用，因此多委重臣驻守，这是由大名府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决定的。寇准、韩琦、文彦博、富弼等名臣都曾镇守大名府，并对如何提高大名府防御能力，提出过重要见解。

大中祥符元年（1008），寇准知天雄军时，就以“北门锁钥”^③来评价大名府的军事地位。熙宁三年（1070），韩琦判大名府时，曾做有“全魏今别都，地总北道胜”^④之句，道出大名府形势为河北一路之都会。韩琦还进一步指出，“今大名并废外尚一十五县，民务至冗，河防多虑，使传交驰”^⑤。大名府作为陪都，军政、民政事务繁多，另兼为宋辽驿路必经之地，其特殊地位足以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

针对对外作战中的军事形势，李至、富弼、范仲淹、吕夷简等对大名府的军事作用均有论述，本文将在下面的相关章节中分别加以阐述。

北宋末年，北宋政权整体军事实力下降，大名府军事地位也受到影响。晁说之针对当时的军事形势，写出《北京策问》，他首先肯定了大名府重要的军事地位：“河北重于天下，魏重于河北，古今议皆然。唐杜牧言，魏于河南亦最重，是三晋皆出魏下”^⑥。而后指出北宋末年大名府的整体状况：“今魏南不及邺，北不及邯郸，桑麻沃野为浸泽者十七八，商贾农畝之资十减八九”^⑦，在大名府军事实力下降的情况下提出了相应的举措。从晁说之的《北京策问》中就能体现出大名府军事地位的变化过程。

二 宋朝大名府军事机构设置

大名府为“河朔之喉襟”^⑧，因此，宋廷为保障大名府地区军事安全，在大名府设置重要军事机构统领和指挥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

^①（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六《孔谦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第280页。

^② 参见李昌宪：《宋代安抚使考》，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6页。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〇，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辛亥，第1528页。

^④（宋）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点校：《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三，成都：巴蜀书社点校本，2000年版，第111页。

^⑤（宋）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点校：《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三六《到魏三年乞纳节移邢相第六札子》，第1096页。

^⑥（宋）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一四《北京策问》，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⑦（宋）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一四《北京策问》。

^⑧（宋）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点校：《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三一，第961页。

（一）都部署

宋初宋辽关系紧张，河北、河东地区是两国发生冲突的主战场，从对辽作战与防御的实际需要出发，北宋在这些地区划定战区，进行军事部署。宋太宗、真宗两朝，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沿边地区都部署军事机构已基本形成。其中，在河北地区设置了大名府、高阳关、镇州、定州四个都部署路。雍熙年间，宋太宗大举北伐，为增重事权，河北天雄军都部署、镇定都部署、高阳关钤辖、真定都部署同时兼任大名府、镇州、定州、瀛州的知州府。大名府都部署路，为抗辽前线指挥之所，军事事务尤为繁重。

（二）安抚使

北宋前期为抵御外患，巩固封建政权，除设置都部署路、都钤辖司、提举一道兵甲司等军事机构外，还沿用隋唐旧制，通过经略安抚使、安抚使来处理各项突发事件。宋真宗时安抚使制度已初步形成，安抚使均由文臣充任，由一路守臣知州兼任安抚使，并兼一路兵马之权，其进一步发展即是“以文臣为经略，领大兵，武臣为总管，号将官，首节制”^①模式的确立。

“北京旧不兼河北路安抚使，仁宗特以命贾文元（贾昌朝）。故文元召程文简（程琳）为代，乞只领大名一路”^②。庆历五年（1045）七月，命“知大名府程琳兼河北安抚使”^③，总领河北路兵马之政。

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贝州宣翼卒王则发动兵变，时贾昌朝兼任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抚使，“王则谋举大名及河南北，使其党投檄与大名，（贾昌朝）疑其为奸，考问具服。则以事急，遂居贝州反，昌朝遣兵进讨，而朝廷已发兵讨贼，平之”^④。此事过后，北宋政府开始重新考虑在河北地区的战略部署，将维持内部稳定的因素纳入军事政区划分的过程之中。判大名府夏竦上奏，“请以大名府、澶怀卫滨棣德博州、通利军建为北京路。四路各置都部署一人、钤辖二人、都监四人。平时祇以河北安抚使总制诸路，有警即北京置四路行营都部署，择尝任两府重臣为之”^⑤。宋仁宗出于增加防务、巩固政权的考虑，下诏“凡兵屯将领，悉如其议，惟四路各置安抚使”^⑥，并于庆历八年（1048）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二，绍兴七年七月丁卯，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0年版。

^②（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版，第128页。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六，庆历五年七月戊子，第3787页。

^④（宋）吕颐浩：《燕魏杂记》，收入李勇先主编：《宋元地理史料汇编》第一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2页。

^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四，庆历八年四月辛卯，第3948页。

^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四，庆历八年四月辛卯，第3948页。

四月，“置河北四路安抚使，命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领之”^①，最高长官分带安抚之职，各统所属州军兵马。

在河北重划战区后，“以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州，通利、保顺军合为大名府路”^②，大名府路安抚使由河北安抚使、知大名府兼任。在大名府路所辖州军中，有河北西路的怀、卫二州和通利军。大名府是北宋御河运粮的重要中转站，而怀、卫二州富庶，为军粮供应之地，通利军位于御河南端，是中原通往河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将此三州军划归大名府路可以方便军粮的运输，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河北四路安抚使的设置，使得河北地区的军事布局更有层次，符合当时军事形势的客观需要。

除上述军事机构外，北宋还在大名府相继设置了一路兵马都监或兵马钤辖。王则叛乱时，“贾昌朝遣大名府钤辖、内殿承制郝质将兵趋贝州”^③镇压兵变，即是一证。

三 宋朝大名府兵力配置^④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柱石，“天下事莫重于兵，社稷安危所系。措兵既定，则其它皆粉泽而已”^⑤。大名府为军事枢纽之地，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唐末魏博藩镇即牙军以骁勇著称，时有“长安天子，魏府牙军”^⑥之称。顾炎武对大名府军事力量有相关论述：

按大名当河山割裂之间，自古强兵锐卒，苏秦所称武士奋击天下莫强焉者也。汉初令天下郡国城置材官骑士，以八月属郡都尉、太守、令长丞为会都试，韩延寿、翟义皆以都试者起。光武以河北兵定天下，乃于浚州置黎阳营（注：伏侯云每营四千人）。以谒者领之，是后臧宫、度尚之属，往往将黎阳兵逐破羌胡，是在秦汉间已称雄长矣。唐天宝间置义成军，是时河北诸镇数失，而义成军者，独全以待朝廷。厥后田承嗣父子踵乱，改义成曰天雄军，恃其兵力，抗衡天下，九世四姓迄于唐亡^⑦。

北宋失去燕云十六州天险，只得在四望平川、无险可守的河北边防地区，屯戍重兵，连营设卫，以当山河之险。大名府是边防军事要点，澶渊之盟前“王钦若镇魏府，有兵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四，庆历八年四月辛卯，第3947页。

^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四，庆历八年四月辛卯，第3948页。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一，庆历七年十一月戊戌，第3891页。

^④北宋时大名府驻有禁兵、厢兵、乡兵等兵种。大名府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失守，故本文对宋朝大名府军事机构和兵力部署的考察主要集中于北宋部分，对南宋建炎初年只作简单叙述。

^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元丰五年六月壬申，第7883页。

^⑥（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二一〇《藩镇魏博》，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5942页。

^⑦（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册《北直隶中》，第132页。

十万”^①，以强兵锐卒阻挡了辽军的进攻。庆历年间建为北京后，以“北京九州军为一路，合兵八万人”^②，“置武卫，简河北骁勇善射之士奚为义勇。当是时，兵力最盛，是以契丹恃其骄悍，大举入寇，卒无成功”^③。宋朝大名府驻军秉承前朝勇猛作战之风，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禁兵

“禁兵者，天子之卫兵也，殿前、侍卫二司总之”^④，“以守京师，备征戍”^⑤。禁军大致分为厢、军、指挥、都四级编制。指挥是北宋禁军最基本的军事编制单位，“凡五百人为一指挥”^⑥，禁军兵力常以指挥作为基本计算单位。北宋初，禁军“其在外者，非屯驻、屯泊，则就粮军也”^⑦。禁兵作为中央军，出屯开封府以外州郡主要采用屯驻、驻泊、就粮三种形式。因禁兵出屯既可增加地方军事力量，又能与京师形成“内外相制”之势，所以很多府、州、军陆续设置常驻禁兵。

北宋大名府禁军兵力部署如下^⑧：

北宋宋太祖建隆以来兵制，隶属于侍卫司骑军的大名府禁军名额有：

骁武 北京七指挥，怀州一指挥。

云捷 北京、澶州各二指挥，怀州一指挥^⑨。

隶属于侍卫司步军的大名府禁军名额有：

武卫 北京、澶州、怀州、棣州、洺州、德州、通利军各一指挥，博州二指挥。

勇捷 北京、澶州各二指挥。

振武 北京、澶州、怀州、卫州、棣州、滨州、通利军各一指挥，博州二指挥。

宣毅 德州、棣州、博州、滨州、通利军各一指挥^⑩。

^①（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七《孙全照守魏府》，第130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六《兵十》，第4897页。

^③（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册《北直隶中》，第132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七《兵一》，第4570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七《兵一》，第4569页。

^⑥（宋）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军制》，卷二《日阅法》，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七《兵一》，第4570~4571页。

^⑧根据《宋史·兵志》记载，禁军兵制以宋神宗熙宁变法为分期，分为两部分，即建隆以来兵制和熙宁以后兵制，本论文也据此进行统计。庆历八年（1048）分河北为四路后，“以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州，通利、保顺军合为大名府路”，本论文对大名府兵力部署的考察，将大名府路所属州军均列入考察范围。

^⑨（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七《兵一》，第4591~4592页。

北宋建隆以来大名府禁军共四十指挥，如按照一指挥五百人来计算，最多可达到二万人^①。

北宋宋神宗熙宁以后兵制，隶属于侍卫司骑军的大名府禁军名额有：

骁武 北京七指挥，怀州一指挥。

云捷 北京、澶州各二指挥，怀州一指挥^②。

隶属于侍卫司步军的大名府禁军名额有：

武士 北京、澶州、怀州、棣州、德州、通利军各一指挥，博州二指挥。

振武 北京、澶州、卫州、棣州、滨州、通利军各一指挥，博州二指挥。

保捷 元符元年（1098），于河北路大名府二十二州军共创置马步军，步军二十九指挥以保捷为名，马军以广威为名。

宣毅 德州、棣州、博州、滨州、通利军各一指挥。

勇捷 北京、澶州各二指挥。^③

北宋熙宁以后大名府禁军人数，共六十七指挥，最多可达到三万三千五百人。

“盖熙宁之籍，天下禁军凡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之籍，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④，大名府禁军数达三万余人，军事力量之强，可见一斑。

按照宋军的屯戍之制，邻近州郡的禁厢军要更戍驻泊。由于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各驻泊军的地点、人数时有变更。尤其是北宋末年军政腐败，禁军实存人数大为减少。

（二）厢兵

“厢兵者，诸州之镇兵也。内总于侍卫司”^⑤。厢兵是各州的镇兵，最早由各地的藩镇旧兵与杂役新军合并建置而成。厢兵相当部分来自招募，凡是健壮者充当禁兵，“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⑥。宋朝设置厢兵的目的多用于服劳役，如壮城军用于修筑城池，作院军用于制造武器，清河军用于疏浚河道等。

大名府厢军兵力部署情况，宋太祖建隆以来之制：

骑射：北京、澶州；飞将：北京；广霸：北京；兴安：北京；宣武：大名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七《兵一》，第4594~4596、4598页。

^②文中所涉及大名府兵力数量的统计数字均按照每指挥五百人来计算，实际上北宋一指挥兵力有时很难达到五百人，故文中兵力数量均为最大值。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八《兵二》，第4616~4618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八《兵二》，第4619~4620、4621、4623、4624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七《兵一》，第4579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九《兵三》，第4639页。

^⑦（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五九《原弊》，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府、怀州、卫州；壮城：河北路诸州军；马监：北京大名监、卫州淇水监。^①
宋神宗熙宁以后之制：

河北路：骑军之额，自骑射而下十有二；步军之额，自奉化而下二十有六，并改号曰崇胜。凡一百一十二指挥，二万九千二百七十人。

马监：北京大名监、卫州淇水监；骑射：北京、澶州、棣州；飞将：北京；广霸：北京；宣武：大名府、怀州、卫州；广威：元符元年，诏河北路大名府二十二州军创置马步军五十六指挥，马军以广威为名^②。

（三）乡兵

宋初以来，河北、陕西沿边为抗击辽、夏侵扰设置很多乡兵，“乡兵者，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也”^③，粮食器械都由本乡自备，不隶兵籍。

北宋河北地区乡兵大致包括：忠顺、强人、强壮、义勇、弓箭社、忠烈、宣勇、神锐。其中河北神锐与忠勇、忠顺在北宋前期或中期相继废罢，河北强壮、义勇等陆续并入保甲。

河北强壮以“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④，“二十五人为团，置押官；四团为都，置正、副都头各一人；五都为指挥，置指挥使”^⑤。

宋仁宗庆历初，河北路义勇“总十八万九千三十一人”^⑥，“以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副二人，正都头三人，十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⑦。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

诏河北义勇，县以岁阅；当阅于州者，宜分番，岁以一番；灾伤当罢者听旨。其以指挥分番者，大名府五十三为四番，真定、瀛、洺、邢、沧、定、冀、恩、赵、深、磁、相、博自三十九以及十二并为三番，德、祁、澶、棣、霸、滨、永静、永宁、怀、卫、乾宁、莫、保、通利自十一以及四并为二番^⑧。

大名府乡兵义勇数，共五十三指挥，最多可达到二万六千五百人。

顾炎武对北宋时大名府兵力亦有简要总结：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九《兵三》，第4646~4665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九《兵三》，第4667~4670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〇《兵四》，第4705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〇《兵四》，第4711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〇《兵四》，第4711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一《兵五》，第4734页。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一《兵五》，第4734页。

^⑧（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一《兵五》，第4734页。

按《宋史》，太平兴国间，立云捷、雄武、武卫、勇捷、忠节、振武、通利、桥道、清塞等军于澶州、东明、长葛、滑州，以指挥领之。咸平三年，置壮勇军，滑州指挥二。大中祥符间，置威武、虎翼军东明、澶州、通利，指挥各二。庆历间，置宣毅、效忠、靖戎、弩手、龙卫、广勇、广捷等军于澶州、滑州、东明，指挥各一。庆历六年，诏分河北兵为四路，北京、澶、滑、通利合为大名路。治平元年，诏河北指挥分番团练大名府五十三为四番。熙宁元年，诏京东武卫六指挥隶大名府路，而北京、澶州复置骑射军，通利置威边、保节、广济军，大名府置宣武、广威军，滑州置骑射、保忠、奉化、雄勇军。元丰四年，改五路义勇为保甲，狄懿、刘定部领之。澶州教习、大保长四百八十二人见于崇政殿，召执政阅试，补三军，借以取御差使。建隆中，滑州置武捷军，大名立宣武卫马监军。元狩元年，大名等府置马军广威、步军广捷。政和元年，诏滑州屯禁军三千。盖悉天下兵力聚于澶、滑之间，故其兵制独备^①。

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康王赵构开河北兵马大元帅府，“有兵万人”^②，分前、后、左、中、右五军，此为南宋军队重新编制之始。赵构因不敢与金军正面交锋，渡河进驻大名府，并令各地勤王军向大名府进发，这一时期大名府成为重要军队驻地。南宋建炎年间兵祸连绵，实际上很难有较为固定的兵制和驻军，关于南宋大名府驻军情况将在下文相关章节中加以论述。

第二节 辽金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认识

一 辽朝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认识

公元十世纪初，崛起于北方的契丹民族，迅速完成其对北方草原地区的统一，建立起“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③的少数民族国家政权。北宋政权建立后，宋辽间的矛盾斗争成为当时主要的时代特征。

自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后，中原地区失去沿长城、燕北一线抵御游牧民族南侵的天然军事屏蔽，漫长的北部边防门户大开，辽国骑兵可以轻易通过宽广坦荡的河北平原南下直取地处四战之地、无险可守的北宋都城开封。因此，北宋政权建立伊始就对处于战略前沿的河北边防极为重视，将其视为关系国家存亡安危的战略重地。

^①（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册《北直隶中》，第132～133页。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二月壬戌。

^③（元）脱脱等：《辽史》卷三七《地理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第438页。

北宋建都开封，政治中心东移。辽朝如想通过幽州（今北京）加强与北宋开封之间的使节往来，在驿路选择上如果仍沿袭传统的“太行山东麓大道”，就要出开封城向西行，经孟津北渡黄河，然后向东再折向北，这样就显得迂远^①。因此，多采用自开封府经河北中部地区，直接向北通往幽州的南北道路，形成一条纵贯河北中部的宋辽驿路，成为东京与辽南京之间最近通道。大名府为河北平原中部政治、经济、军事重心，是为河北平原南北驿路交通枢纽。“惟是北门之重，正居中冀之冲。使传交驰”^②，是宋辽驿路必经之地，宋辽两国互派使节时均路经大名府，并由大名府守臣负责接待。而这一交通要道也正是辽朝骑兵南下开封的最短途径。在河北众多城池中，大名府凭借有利地形，成为扼守中原的门户，是北宋抵御辽朝进攻的军事前哨，也因此成为宋、辽双方重点争夺的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日益显著。

辽军对宋作战，皇帝往往亲征，其军事部署一般如下：

皇帝亲征，留亲王一人在幽州，权知军国大事。既入南界，分为三路，广信军、雄州、霸州各一。驾必由中道，兵马都统、护驾等军皆从。各路军马遇县镇，即时攻击。若大州军，必先料其虚实、可攻次第而后进兵。沿途民居、园圃、桑柘，必夷伐焚荡。至宋北京，三路兵皆会，以议攻取。及退亦然。……军行当道州城，防守坚固，不可攻击，引兵过之……

若帝不亲征，重臣统兵不下十五万众，三路往还，北京会兵，进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统，止遣骑兵六万，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③。

辽军进入宋界以后兵分三路，先探查宋大郡驻军虚实，如可攻方按次第先后进兵。辽军或聚或散，或分或合，或进或退，或守或攻，兵士受将领约束，将领受主帅节制，表现出良好的纪律性和组织性。然而尽管“宋久失地利”^④，辽军“唯以敌宋为务。逾三关，聚议北京，犹不敢轻进。岂不以大河在前，三镇在后，临事好谋之审，不容不然欤”^⑤。辽军如果在未能攻克大名府的情况下，继续孤军深入北宋中原腹地，其归军后

^① 参见李孝聪：《公元十一—十二世纪华北平原北部亚区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② （宋）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点校：《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三一，第964页。

^③ （元）脱脱等：《辽史》卷三四《兵卫志上》，第398~399页。

^④ （元）脱脱等：《辽史》卷三六《兵卫志下》，第433页。

^⑤ （元）脱脱等：《辽史》卷三六《兵卫志下》，第433页。

路，很有可能会被大名府驻军切断，令辽军腹背受敌。因此辽军每到大名府，三路兵皆聚集在一起，议定攻取策略，退兵时亦然。如果皇帝不亲征，重臣统兵不少于十五万，三路往还，仍然会于北京大名府。对辽朝而言，如能控制大名府对其南下中原将十分有利，所以，辽三路大军才会在大名府议事，商议进攻策略。从辽军战略部署可看出其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重视。另外，辽军南侵以掠夺财物为其军事目的之一，大名府经济繁荣，又是御河军粮中转站，有丰富的粮食仓储。辽军如能攻克大名府，就可解决军粮后勤供给问题，这也是辽军想攻克大名府的原因之一。

二 金朝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认识

宋金交战时，北宋依托黄河天险，在黄河沿岸以大名府、澶州、滑州为防御中心，部署大量兵力，以迟滞金兵攻势。大名府控制黄河重要渡口，金兵如想渡过黄河，进逼宋都开封，必须破此防线才能成行。然而北宋统治者却以“内侍梁方平统兵拒之，将领失人”^①，致使“女真长驱犯黎阳，大名竟不能为藩篱之限，因而汴、洛沦胥，驯至九州崩陷”^②。金人得以从大名府魏县李固渡过黄河，直逼开封。金军南渡后，金军将领韩离不曰：“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岂得渡哉”^③，足见金军对北宋大名府黄河国防线军事地位之重视。

南宋建炎二年（1128）金军攻克大名府后，大名府成为金朝统治辖区，金朝仍很重视对大名府的军事建设。大名府在金朝“旧为散府，先置统军司，天德二年罢，以其所辖民户分隶旁近总管府。正隆二年升为总管府，附近十二猛安皆隶焉，兼漕河事”^④。金朝鉴于大名府重要的国防军事地位，在宋金交战的形势下，设置大名府统军司，管理河北地区军政之事，一直保留没有废除。又在大名府设置国防机构宣抚司，设使、副使各一名，官阶同枢密院使，为正三品，大名府亦成为金朝国防要点。

金宣宗时，蒙古大军攻金都燕京，燕京告急，“大名守余崇义奏乞迁都”^⑤，金朝大臣聂希古对迁都地点有一段评论，他认为：“今河东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大名，山东有东平，河南有汴京、洛阳，陕西有永兴，此八处，皆古帝都。太原地瘠民贫，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计，永兴西迫夏，东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两河之

^①（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册《北直隶中》，第133页。

^②（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696页。

^③（明）李濂撰、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卷一三《宋四京》，第230页。

^④（元）脱脱等：《金史》卷二六《地理下·大名府路》，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627页。

^⑤（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二四《宣宗皇帝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版，第325页。

中”^①，聂希古站在金人立场上，从长远角度分析，认为大名府的军事地理位置最能保证军事安全。金宣宗也曾驻蹕大名府，“驾留大名府凡几月”^②。金朝统治阶级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重视，由此也能显现出来。

第三节 宋朝大名府军事地位确立的影响因素

一 大名府军事经济

自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河北路成为当时国防的重点，“屯兵马、益将帅，刍粟之飞挽，金帛之委输，赡给赏赐，不可胜数。由是国之食货，匱于河朔矣”^③，军费供应庞大。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虽处于相对和平局面，但北宋仍在河北屯兵备战，军队数量常保持在二十万左右，军费开支仍然很大。宋仁宗皇祐年间，“缘河北军粮支用浩瀚，每月约支五十万石，一年约支七百万石，或缓急添屯军马，所费转多”^④。

“祖宗之法，（河北）塞下入粟，三司出茶、盐、香药、象牙、杂物称其值……内郡则转运司以常赋充”^⑤，河北庞大的军费支出中，沿边州军的军费由中央支出一部分，内地则由地方财政支出。具体的军需物资，大部分由河北地方财政供应。经济是制约军事活动的最主要物质因素，河北经济活动受国防局势制约，财政一直为军队服务。

“河朔平地，膏腴千里”^⑥，河北地区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虽几经战火，仍保持较高的经济生产能力。大名府是河北路政治、经济核心区，唐末藩镇割据时，魏博藩镇即以“气俗浑厚，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战，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玕然后以为富也”^⑦著称，凭借其雄厚的物质基础，雄视一方，最为强大。至宋朝，北京大名府土地又有“席万盈之懿兆，冠千里之上腴”^⑧的美誉，土地甚佳。

北宋政府为加强河北边防军粮供应，在河北地区实施屯田，利用河北沿边塘泊兴建水田，一方面能作为御敌屏障，另一方面又能供应军粮。河北路境内塘泊分布广泛，除

^①（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二四《宣宗皇帝上》，第326页。

^②（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二四《宣宗皇帝上》，第332页。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咸平二年二月癸亥，第932页。

^④（宋）包拯撰、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卷二《请文拨汴河粮纲往河北》，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124页。

^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〇，皇祐三年二月己亥，第4081页。

^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七，大中祥符五年正月，第6584页。

^⑦（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太和七年七月壬寅，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第7889页。

^⑧佚名编：《宋大诏令集》卷一五九《建北京德音》，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版，第598页。

沿边塘泊外，“沧、瀛、深、冀、邢、洛、大名之界西与北”^①也均有“泊淀不毛”^②之地“不可胜数”^③，均可用来开垦稻田。此外，黄河水患形成的淤土也是进行屯田生产的有利因素。庆历八年（1048），黄河自商胡埽决口，形成北流，黄河北流冲淤形成大名府地区的淤田。“唯大河、滹沱河、漳水所淤，方为美田”^④，元丰五年朝廷一次即募人租垦大名府至乾宁军一带淤田七千余顷^⑤，大名府地区的淤田为军粮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其周围可依靠漳河、御河等河流灌溉，为北宋沿边国防提供了较多的物资保障，维护了内地经济的正常发展。

做好战略储备是支持战争进行的重要保证，战略储备集中表现为后勤基地的建设，以粮秣的积贮为中心。“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⑥，大名府是北宋河北路重要的军粮储备之地，专设有左藏库，熙宁三年（1070）重建之后，有库房一百一十七楹，“其聚人也广，其养兵也众，金缙帛布之蓄，与夫每岁十七县常赋之入，海输而山委”^⑦。熙宁七年（1074），知大名府韩绛言：“本路安抚司累岁封桩绢绢，或致陈腐”^⑧，足见积储之多。熙宁八年（1075），又诏令“北京置仓贮粮，四百五十万石”^⑨。元丰六年（1083），又以“河朔丰成，宜广收采”^⑩，在大名府建“东、西济胜二仓”^⑪，广聚粮储，依托御河水运之便，为河北沿边战区提供充足的军粮。

此外，“宋承前代之制，调绢、绌、布、丝、绵以供军须”^⑫，大名府地区手工业以纺织为主，主要生产“花绌、绵绌、平绌”^⑬，可以提供大量军需布帛。北宋在大名府等大商业城市设置都商税院，专门征收商税，供应财政。“熙宁十一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北京五万贯以上”^⑭，和西京洛阳一样。大名府经济带动河北经济发展，为河北国防经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①（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一六《论河北财产上时相书》。

^②（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一六《论河北财产上时相书》。

^③（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一六《论河北财产上时相书》。

^④（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三《权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9年版。

^⑤（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三〇，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

^⑥（汉）班固：《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四上》，第1130页。

^⑦（宋）强至：《祠部集》卷三三《重建左藏库记》，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⑧（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八。

^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〇，熙宁八年二月己卯，第6343页。

^⑩（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五《食货上三》，第4243页。

^⑪（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五《食货上三》，第4243页。

^⑫（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五《食货上三》，第4231页。

^⑬（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一《北京》，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5年版，第7页。

^⑭（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一《征榷一·14条》。

二 大名府牧监对军事地位确立的影响

骑兵适宜于平原旷野的远程机动作战，在火器装备尚不发达的战争条件下，骑兵在平原地区一直是战争中的主要突击力量。在冷兵器时代，交战双方武器差别不大，但在战斗力上，北方游牧民族却略占优势：一是以骑兵为主的军事力量具有很强的机动性；二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几乎全民皆兵，男子皆精于骑射。中原地区的军队则多以步兵为主，既缺骑兵又不善骑射。因此，中原王朝的综合国力虽比北方游牧政权强，但在独特的作战环境和作战方式下，却往往处于劣势。宋朝与辽、金的战争就体现了这一特征。

北宋骑兵常出现兵多马少，部分骑兵无马的情况。宋神宗时，就曾因“河北马军阙马，其令射弓一石者，先给马；不及一石，令改习弓弩或枪刃”^①。

“兵之所恃在马，而能蕃息之者，牧监也”^②，面对游牧民族强大的骑兵，宋朝始置牧监养马，以加强骑兵建设。两宋时期陆续设置了一百一十五所牧监，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牧监除京师开封诸监外，还有大名府、广平、淇水、洛阳、原武、沙苑、安阳、镇宁、安国等十六监。

牧监的设置除政治、军事因素外，自然因素也必须重视。西北适宜牧马的地区北宋时多为周边政权所有，宋政府只能在陕西、河北、甘肃、山西及河南洛阳、开封等较为适合牧马的区域设置马监。相较宋朝其它地区，河北气候凉爽，水草充足，较适宜马匹饲养。河北地区南近京师，北临边防线，北宋前期出于经略幽燕的需要，“诸牧监多在此路，所占草地多是肥沃”^③，成为北宋官方最大的牧马之地。

宋仁宗时，各地牧马监计有十九所，计有京西四监：洛阳监、管城（今河南省郑州市）原武监、白马（今河北省滑县）灵昌监、许州单镇监；京东一监：郟州东平监；河北十监：大名府大名三监、洺州广平二监、卫州淇水二监、安阳监、邢州安国监、澶州镇宁监；陕西三监：同州沙苑二监、同州病马监；开封府一监：中牟淳泽监^④。

大名府地区屯驻大量驻军，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骑兵。北宋在大名府设置牧监，既能很好的繁殖军马，又能在有战事时方便大名府驻军使用。宋仁宗时河北十处牧监中设在大名府就有三处，足见地位之重要。大名府三处马监均为孳生监：宋太宗太平兴国三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熙宁八年十月庚寅，第6584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八《兵十二》，第4942页。

^③（宋）王安石：《王临川全集》卷四二《相度牧马所举薛向劄子》，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④（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四~五。

年(978),初次在大名府设置养马务,太平兴国五年(980),将养马务改为牧龙坊。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分为二坊,同年七月又改为大名第一、二监,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增设大名第三监,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废大名监。此外,在大名府所属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东)设有元城马监,也为孳生监。元城马监,设置时间不详,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废元城牧监,宋哲宗元祐年间又在元城县恢复设置牧监。^①

北宋前期牧监虽盛,但战马仍然匮乏,其关键在于管理不当,赏罚不行,致使官吏不能恪尽职守,宋仁宗时,宋祁说:“今河北洺、卫、相、北京五监牧地,皆水草甘凉,可以蕃息,但官非其人,不能尽法牧养,何者?马数虽增未之赏,马数虽耗未之罚”^②。有鉴于此,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为加强对牧监的管理,国家专门设置了河南、河北监牧司,“其官廩河北于大名府、河南于河中府”^③,河北监牧司即设在大名府,以巩固大名府牧监对军事的重要作用。

大名府地区官营畜牧业的兴衰是保障强大国防军事力量和交通运输的必要条件,同宋王朝的强弱密切相关。宋王朝控制大名府地区,并以强大的官营畜牧业为基础,就能够同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相抗衡。大名府地区的牧监为宋朝提供了大量马匹,所组成的骑兵队伍为北宋经略幽燕提供了军事保障。

三 漕运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影响

冷兵器时代战争的特点,决定了人粮马料是战争中消耗量很大的战略物资。漕运作为运输粮草的重要方式,也因此成为封建王朝赖以生存的命脉,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分布各地的地方驻军、边境防线战事的防御和进攻,都以漕运为物质后盾。宋朝时,因北方边境线上辽、西夏、金等民族政权的相继崛起,边防上始终存在很大的威胁,宋朝军力大部分耗费在边防军事活动中,“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④,漕运支撑着北方军事防御体系,为军队驻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需物资。北宋出于防范辽朝侵扰的需要,在河北地区屯驻十多万军队,粮食消耗量很大,对于军队来说,有粮才有战斗力,“三军之事莫重于食矣。必士有含哺鼓

^① 大名府马监资料来源:(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四,第7126页;(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八《兵十二》,第4941页;(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四九《马政》下,扬州:广陵书社排印本,2003年版,第2734页。

^② (宋)宋祁:《景文集》卷二九《论复河北广平两监漕鄂两监》,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③ (清)黄以周等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下,熙宁元年九月乙酉,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版,第130页。

^④ (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二三《论京师储军事》,第345页。

腹之乐，而后有折冲御侮之勇，而不然者，不战自溃矣”^①，朝廷一直把筹备军粮当作急务。但“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租税薄，不足以供兵费，屯田、营田岁入无几”^②，因此军粮中有相当部分需要从内地或江淮地区调运。这样以御河为主干线的水运系统便成为河北边防漕运的生命线，军事作用进一步加强。

“御河源出卫州共城县百门泉，自通利、乾宁入界河，达于海”^③。北宋时的御河，即隋唐时期永济渠的南段，流经今内黄、大名、馆陶、临西、清河、武城、德州、吴桥、东光、沧州、青县等二十多个县，北段因宋辽对峙，自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入塘泊、界河，在今河北青县北部的“独流口”处东流入海。御河南段河流在北宋河北路的流程基本与隋唐时期一致。“其势壮猛，至卫州以下，可胜三四百斛之舟，四时行运，未尝阻滞”^④。

自隋朝开永济渠以来，大名府一直是漕运沿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粮储中转站，是运河沿线纲运转输要地。御河“穿北京城中”^⑤，北宋大名府城有“上水关曰善利，下水关曰永济”^⑥，即御河穿越府城西北部的二水关。北宋时在大名府设立军资库，专设监军资库一员负责管理。北宋御河漕运所运粮草主要是江南漕粮，还有来自澶、魏等州的粮草。漕粮自江淮转运由汴河入黄河，运至黎阳仓（今河南浚县）或大名府马陵道口下卸转入御河，再运至大名府城中东、西济胜仓下卸存储分配，由大名府顺御河转入胡卢、滹沱河及新开凿的深州新河、定州嘉山新渠、保州漕河诸运河分别送至沿边州军，岁运近百万斛。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判大名府文彦博言：

臣勘会前年自汴入黄河，运粳米二十二万五百余石，至北京下卸，止用钱四千五百四十余贯，和雇车乘般至城中，临御河仓贮纳。若般一百万斛至北京，只计陆脚钱一万五六千贯。若却要于御河装船，般赴沿边，无所不可，用力不多，所费极少^⑦。

熙宁十年（1077），知制造熊本言：

^①（明）佚名撰、崔统华注译：《草庐经略注译》卷三《粮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五《食货上三·漕运》，第4256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五《河渠五》，第2353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五《河渠五》，第2355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五《河渠五》，第2355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八五《地理一》，第2105页。

^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八，熙宁九年十月，第6811页。

臣勘会河北路州军自来赏给茶货等，以至沿边榷场要用之物，并自黄河运至黎阳出卸，转入御河，费用止于客军数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赐米河北，亦于黎阳或马陵道口下卸，倒装转致，费亦不多^①。

由此可见，宋神宗熙宁年间通过御河在北京大名府转运粮草运往沿边地区既经济又方便，因此有“缘边漕运独赖御河”^②之说。大名府附近的马陵道口和黎阳仓两地，也因居于黄河、御河漕运路线上的中转站位置而发展得非常繁华。

北宋时期，转运使以“计使”、“漕臣”的名义，派驻各地主持漕运等事务，“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③，“转运使有路分轻重、远近之差，河北、陕西、河东三路为重路”^④，除日常政务以外，转运粮草以及与御敌相关的其它事务，都重于转运使在一般路分的职责。河北路虽几经分合，其转运使司治所一直位于大名府。“（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壬寅，以（田）锡为河北南路转运副使”^⑤，至“（张恣）元祐六年登第，靖康初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权知大名府。康王至大名，恣来迎，升延康殿学士，建炎初，召赴行在，同知枢密院”^⑥可以为证。大名府位于御河的南端，是南方物资运往河北的物资集散地，其枢纽地位是河北其它州军无法比拟的。大名府所据地理位置兼有南北交通枢纽和与辽交往必经之途的北方军事重镇的双重意义，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地位皆十分突出，到北宋末，其通管河北东西两路转运司的作用一直未变。

宋朝大名府作为黄河以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在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其本身原有的军事地位逐渐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确立了有宋一代，大名府重要的军事地位。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二，熙宁十年五月庚午，第6912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二《河渠二》，第2289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第3964页。

^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四，元祐二年八月癸未，第9833页。

^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壬寅，第495页。

^⑥（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一一七，台北：大化书局点校本，1979年版，第572页。

第三章 宋辽战争与大名府军事地位

安史之乱以后，中国政治、军事重心自关中东移，大名府地区逐渐成为权力中心区域，在北中国多次战争和政潮更迭的影响下，大名府所占的枢纽地位日益显著。北宋初，经过十六年的统一战争，基本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南北方主要地区的统一。而此时北方的辽国也正处于兴盛期，地广兵强，不断向中原地区扩展，宋辽间的争夺战已不可避免。

第一节 澶渊之盟前的大名府军事地位

一、宋初大名府防线

（一）大名府防线形成的军事背景

契丹民族兴起于晚唐时期，五代时转强。公元936年，辽助后唐叛将石敬瑭建立后晋，并从石敬瑭手中得到燕云十六州的统治权。“盖其地东北有卢龙塞，西北有居庸关，中国恃此以界限北狄。自十六州既割之后，山险皆为虏所有，而河北尽在平地，无险可守”^①。辽朝得到这一地区后，控制了西起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东达渤海之滨的南北交通要道，直面南部的华北平原。辽朝进一步将占领地向南扩展到雁门山、滹沱河一线，在幽州西北的鸳鸯泊（今河北张北西北安固里淖）屯驻大量兵力。此军事部署形成后，辽军如果进攻，即可从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等长城口进入河北平原直冲河、洛；退守，又能从燕云十六州出兵应援，地理上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辽军凭借这一优势，以燕云十六州为进攻黄河流域的军事基地，经常纵骑兵掠夺河北地区，给中原王朝带来很大威胁。

唐末五代时大名府所属的魏博藩镇已是军事重地，辽朝取得燕云十六州后，魏博成为南北战争辐辏中心，契丹与魏博间就已战事不断。北宋统一中原后，宋辽间围绕燕云十六州地区的争夺战随之展开。大名府是开封、洛阳一带的安全屏障，在南北战争中首当其冲，军事地位尤为重要，是战争双方力量对抗的关键地区，也因此成为河北国防要地，在有效防御辽军进攻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军事作用，加强大名府地区的军事防御也成为宋辽战争中的关键。

^①（宋）程大昌：《北边备对》，收入李勇先主编：《宋元地理史料汇编》第二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8～399页。

1、大名府与宋军北伐军事部署

历史上遗留的领土纠纷和北汉问题，造成宋辽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辽朝在辽太宗死后出现中衰，继任的世宗在位很短，而后来的穆宗又不理朝政，造成内政不稳，北宋建立初却未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开宝二年（969）及九年（976），宋太祖两次进攻北汉，均因辽军援助北汉而未能成功。由于这个缘故，北宋内部开始产生对辽朝军事实力的过高估计，并产生了一定的惧辽心理。因而，在这一思想倾向的指导下北宋逐步确立“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思想。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北汉胜利后，始北伐辽，而此时辽朝在辽景宗治理下，经过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逐步好转，政治、军事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北宋的劲敌。北宋与辽的军事对抗逐渐趋于弱势，北宋军事战略不得不从进攻转为防守，也正因为这一转变，大名府所处的军事防御位置才变得更为重要。

北宋与辽军事对抗过程中，宋太宗的战略目标只是要收复燕云十六州统一国家，却并没有消灭辽国的打算。“异时收复燕蓟，当于古北口以来据其要害，不过三、五处，屯兵设堡寨，自绝南牧矣”^①，是有限度的战争。北宋初在两次北伐辽的军事部署过程中，大名府作为宋军后方军事基地的作用就已显现。太平兴国四年（979）宋灭北汉后，第一次大举攻辽。宋太宗出征河东之前，“先遣常参官分督诸州军储赴太原”^②，并“诏发曹、单、滑、潍、滨、淄、青、郛、同、耀、华等州，京兆、河南、大名府军储赴太原”^③，北宋初大名府已是宋军粮储备地之一。

雍熙三年（986），宋太宗为洗刷高粱河兵败之耻，欲乘辽“主少国疑”、母后专权之时进行第二次北伐。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加给事中李至上疏曰：

兵者凶器，战者危事，用之之道，必务万全。幽州为敌右臂，王师所向，彼必拒张，攻城数万，兵食倍之。今日边庾未充，况范阳之傍，坦无陵阜，去山既远，取石尤难，金汤之坚，必资机石，倘有未备，愿且缮完，蓄威养锐，观衅以伐谋，更纵弥年，亦未为晚^④。

李至认为，辽军必然会全力据守幽州，而幽州地势平坦，城池坚固，如果宋军没有坚兵利器，难以攻克，因此不主张再次发动对辽战争。但李至同时也看出宋太宗北伐的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甲寅，第557页。

^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太平兴国四年正月丁亥，第443页。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太平兴国四年正月癸卯，第444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六《李至传》，第9176页。

决心，因此又献伐辽之策：

必若圣心独断，在于必行，则京师天下之本，陛下恭守宗庙，不离京国，示敌人以闲暇，慰亿兆之仰望，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暂驻蹕轸，扬言自将，以壮军威，策之中也。若乃远提师旅，亲抵边陲，北有契丹之虞，南有中原之虑^①。

李至指出宋太宗只需驻蹕河朔重镇大名府，指挥战局，以壮军威，就能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从李至的言论中也可看出宋初统治阶级在制订军事部署时，就已充分考虑到大名府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大名府国防线逐步形成。

2、宋辽战争特点

宋辽战争带有浓厚的季节性，辽军“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②，雨季所引起的道路泥泞是辽国骑兵的大敌。而宋军作战也受季节影响，“会天大寒，我师不能彀弓弩”^③，宋军对抗辽骑兵的有利武器弩，在严寒季节难于张开。因此双方军事行动因季节因素带有很大的可预期性，也可据此作出相应军事部署。

辽朝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辽军每正军一名，马三匹，从征时兵士要自备兵器装具，并且“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④，是典型的以战养战之军，“及太祖会李克用于云中，以兵三十万，盛矣”^⑤。辽军“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驰兵于民。有事而战，犷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冲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⑥。骑兵适宜于平原旷野的远程机动作战，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宋琪针对辽朝骑兵这些作战特点，提出宋军的应对措施，认为：

中原所长，秋夏霖霖，天时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枪突剑弩，兵胜也；财丰士众，力强也。乘时互用，较然可知。

王师备边破敌之计，每秋冬时，河朔州军缘边砦栅，但专守境，勿辄侵渔，令彼寻戈，其词无措。或戎马既肥，长驱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云翳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六《李至传》，第9176页。

^②（元）脱脱等：《辽史》卷三四《兵卫志上》，第398页。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十二月乙未，第625页。

^④（元）脱脱等：《辽史》卷三四《兵卫志上》，第397页。

^⑤（元）脱脱等：《辽史》卷三四《兵卫志上》，第395页。

^⑥（元）脱脱等：《辽史》卷五九《食货志》，第923页。

日，朔雪迷空，鞍马相持，毡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劳^①。

宋军可避开辽军进攻的有利时机，在兵力部署方面，宋军可以：

令骑士并屯于天雄军、贝磁相州以来，若分在边城，缓急难于会合；近边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万卒，小者千人，坚壁固守，勿令出战。彼以全国之兵，此以一郡之众，虽勇懦之有殊，虑众寡之不敌也。国家别命大将，总统前军，以逼侵軼^②。

宋琪主张宋军采用坚壁清野的战术，断绝辽军粮草来源，以守代攻。宋军“只于天雄军、邢洺贝州以来，设掩戎之备，俟其阳春启候，虏计既穷，新草未生，陈荑已朽，蕃马无力，疲寇思归，逼而逐之，必自奔北”^③，根据宋辽战争季节性特点，坚守大名府、邢州、洺州（今河北永年）、贝州一线，以逸待劳，等辽军进攻最佳时机一过，即可大举反攻。

宋辽步骑对抗之战，辽军以骑兵突击进攻，宋军采用坚固城池和步兵方阵进行对抗。这两种不同的作战方式，从战术上说骑兵有明显优势，首先，大队骑兵向前的冲击力能给予步兵方阵巨大的压力，如果骑兵袭击的是步兵方阵的侧面或背面时冲击力更大。其次，在冷兵器时代，弓箭是战争中的主要射杀武器。骑兵快速的流动性可以减少部队被击中的概率，并能争取到有效射杀对手的机会。最后，骑兵的机动、灵活性，能够快速集结兵力及时转移攻击重点，对步兵方阵的后方实施切断和包围，充分利用骑兵的战斗力，使战斗不止局限在步兵方阵的正前方，而是全方位的。

针对骑兵作战特点，北宋在军队中配备一定数量的骑兵的同时，还在军队中配备对抗骑兵的兵器兵种，如拒马、弩手等。宋军步兵方阵为有效防范骑兵进攻，加强弓箭等射程武器在战争中的运用，以减轻正面作战的压力。并在方阵四周配置骑兵，与阵内步兵协同作战。并将步兵兵力作纵深分配，分为不同梯次，前后呼应，互为应援，不致陷入四面受敌的不利地步。因此辽朝骑兵仅靠单纯的冲锋也是不能轻易击溃宋军的，还要考虑如何调动及分割对手的兵力。

（二）大名府防线形成

辽朝对国境线以南地区的战争攻略有三层战略纵深：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第9126～9127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第9127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第9127页。

1、最内层为燕云十六州地区。这一地区是辽军经常出入的地方，是其南下的军事基地。

2、第二层战略纵深，包括北宋镇州、定州、河东路和大名府等城镇，这些地区基本都是北宋重要军事性城市，如果辽军能控制这些地区，建立战略缓冲区，对进军黄河以南地区会有很大帮助。

3、第三层战略纵深，远及黄河南岸的北宋都城开封府，但辽军很难到达这一地区。

北宋方面，面对辽军的凌厉攻势，宋军精锐部队在两次失败的北伐战争中损失大半，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守。在作战形式上则尽可能利用险要地形如山地、江河等限制辽国骑兵的行动，在平原开阔地区则构筑城堡进行防守。而辽军总是避开险要地形，选择平原开阔地带发动进攻，这使得城池攻防战的重要地位急速上升。针对辽朝三层军事纵深，北宋在河北设立的三道国防线开始形成。

1、河北抗辽第一道国防线，自雄、易二州向南，直至镇（今河北正定）、定二州之间的纵深区域。以镇、定两州为核心，常驻重兵于此，并在河北沿边，西起保州（今河北省保定市）西北，东至泥姑海口一线，利用河渠塘泊筑堤储水，并设置堡寨，以防范辽朝骑兵南侵，实行消极防御，“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①。

2、东面以滹沱河为第二道国防线，以瀛（今河北河间）、沧、冀（今河北冀州）、贝（今河北清河）、邢诸州，向西至河东路潞（今山西长治）、晋（今山西临汾）二州为控制中间防线的军事要点，用以加强最后一道黄河防线的抵抗力。

3、北宋抵御辽金入侵的最后一道国防线，即为大名府黄河防线。北宋定都开封，又以洛阳为西京河南府，故这道国防线尤为重要。在此国防线上，以“北门锁钥”大名府及澶州、滑州为防御指挥中心，以濮、郛（今山东东平）、德、棣（今山东惠民）、齐（今山东济南）等州为战略要点，屯驻重兵防守，控制此防线，以拱卫京师安全。

“河朔之地，西接太行，北距蜚狐，东窥齐鲁，南阻河为险。自古称重镇，盖其形胜隐然四境之外，固不区区在疆域间也”^②。大名府军事地理位置特殊，控制黄河渡口，是黄河防线上重要的军事基地。“夫守险非难，用险为难。用有形之险非难，用无形之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庆历四年十二月乙卯，第3729页。

^②（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册《北直隶中》，第119页。

险为难”^①，大名府军事地位是否稳固，关系全局安危。大名府国防线的形成，固然是由北宋“守内虚外”、消极抵抗的国防政策决定的，但其中更重要的原因仍是北宋统治阶级在对大名府重要军事地位认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正确判断。

二 澶渊之盟与大名府防线

（一）澶渊之盟前涉及大名府的战争形势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灭北汉，欲乘胜袭取幽州，以恢复燕云之地。宋太宗欲采用奇袭战术，自雄、易二州，集中优势兵力袭取幽州地区。但宋军未经休整即疾趋幽州，对幽州城防力量估计不足，而辽将耶律学古据守幽州，固守待援，辽遣耶律休哥领兵驰援，运用两翼包抄的战法，发挥骑兵优势，大挫宋军于高粱河地区。宋辽两国潜在爆发战争的危险，至此升级为全面战争。

雍熙三年（986），宋军兵分三路再次北伐，然而宋军错误的判断了敌情，在准备不够充分，时机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轻率地发动了战争，其取胜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辽圣宗与萧太后亲率大军，有效设伏并截断宋军粮道，辽军攻击猛烈，进逼迅速。北宋三路大军由于在战略上不能有效协同，缺乏与大规模骑兵作战的经验，加之宋军不切实际的企图以迂回的方法阻断辽军，临阵却不能成功制定出在平原地区有效对付辽朝骑兵的战法，结果又遭到歧沟关之战重大挫败。

北宋两次大举攻辽之间，辽亦九次南侵。辽南面国防，以南京（今北京市）、西京（今山西省大同市）为支柱，每次南侵以南京兵力为主攻，西京兵力为辅。北宋河北边防自白沟河以东直至沧州一带，地势低洼，不适合辽骑兵进出，宋军在此基础上经营塘泊，构成一道天然防线。河东代州有雁门关天险，又受太行、吕梁山脉的屏蔽，易守难攻。辽军从左右都不容易进攻，因此攻势多从中央地段发起，趁隙南下，然后分兵三路，自祁（今河北安国）、瀛等州深入沧、冀、贝等州，进逼黄河沿岸大名府战区，以威胁宋都开封，逼使宋河北各国防要点形成孤弱之势，不能积极主动出击。

1、宋太宗朝战事

辽军第一次南侵，大败于满城，辽主不甘失败，太平兴国五年（980），“契丹戎主亲领兵数万犯雄州，乘虚遂至高阳关”^②。十一月宋太宗亲征，“驻蹕于大名府”^③，进

^①（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697页。

^②（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第102页。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太平兴国五年戊午，第481页。

行战役部署。“戎主闻上至，亟遁归，未尝交锋，车驾即凯旋”^①。宋太宗在大名府赋诗以示群臣：“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②。自此，宋帝亲征河北常驻跸大名府，大名府做为宋朝陪都的历史地位开始确立。

宋辽间几经战事，辽朝自取得歧沟关之役胜利后，在战争中开始占据优势和主动地位，士气大为高涨。辽朝统治集团在重新评估对手实力后，及时调整了对宋战略，放弃此前以防御为主的军事部署，而改为积极南攻的战略方针。自此，辽军不断发动对宋战争。雍熙三年（986）十一月，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攻河北，同时用偏师向河东发动进攻。辽军大将耶律休哥率军先在望都大败宋军，进屯滹沱河，而后数万辽军渡河进攻瀛州，与宋军刘廷让部在君子馆（今河北省河间市北）展开激战，结果宋军惨败，“死者数万人”^③。北宋军队不仅损失惨重，而且斗志大受挫伤，“自是河朔戍兵无斗志”^④。辽军则从此敢于长驱直入，经常深入河北腹地。雍熙四年（987）正月，辽军继续乘胜进攻河北南部地区，纵兵抢掠，攻克深（今河北省深县）、祁（今河北省安国）等州。

君子馆之战，辽军本欲进军深入大名府以南地区，辽主召集众将谋议，“将士以魏城无备，皆言可攻。（耶律）善补曰：‘攻固易，然城大叵量，若克其城，士卒贪俘掠，势必不可遏。且傍多巨镇，各出援兵，内有重敌，何以当之？’”^⑤因辽军作战没有后勤供给，靠从占领区掠夺财物和粮食维持军需，耶律善补从辽军作战特点出发，认为大名府不易攻取，即使攻取以后辽军因忙于掠夺战利品，又会忽视北宋其它地区对大名府的救援，使辽军陷入不利境地。大名府方面因“契丹扰镇阳，候骑至冀州，去魏二百余里，邻境戒严，城中大恐”^⑥，遇到紧急军情后“受诏增浚城隍”^⑦，做好了战略部署。辽军知城中有备，又恐孤军深入遇到大名府驻军强势攻击，因而未敢轻易进兵，打消进攻大名府的意图，纵掠河朔而去。大名府战区以本身雄厚的军事实力成功的将辽军阻挡在黄河以北，使辽军不能继续深入中原腹地。

2、宋真宗朝战事

咸平二年（999），辽以宋真宗新立，宋夏边境多事，而蜀乱未已，乘势连续大举南

^①（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第103页。

^②（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第103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五九《刘廷让传》，第9003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五九《刘廷让传》，第9003页。

^⑤（元）脱脱等：《辽史》卷八四《耶律善补传》，第1310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五〇《王承衍传》，第8817页。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七《陈恕传》，第9199页。

侵。九月，辽主诏谕诸道，集兵南伐。宋高阳关（今河北高阳）守将傅潜拥兵八万不敢迎敌，致使辽军前锋南至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年）等地。

十一月，因河北边境战事不断，宋真宗下诏亲征，暂幸河北。十二月，真宗发京师，“次大名府，上御铠甲于中军，枢密使王显、副使宋湜分押后阵，横亘数十里”^④。宋真宗循宋太宗时亲征之事，也选择驻蹕大名府。大名府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角度都可称强盛。驻蹕大名府，即可鼓舞士气，同时又能保证皇帝的安全，因此，宋太宗、宋真宗都选择驻蹕于此。

宋真宗驻蹕大名府后，“登大名之子城南门楼，问知府事刘知信曰：‘城中居民几何？’知信对曰：‘主客合数万家。’上顾谓辅臣曰：‘河朔藩镇，兹为都会矣’”^⑤，足见大名府在真宗朝就已成为人口数万、政治、经济强盛的北方军事重镇。

宋真宗在大名府进退维谷，屡督傅潜出兵，傅潜才命范廷召率步骑一万迎击辽军。辽军得知宋真宗亲征驻蹕大名府，“终不敢萌心南牧”^⑥，以数千骑自德（今山东德州）、棣（今山东惠民）二州渡河，抢掠淄（今山东淄川）、齐（今山东济南）等州而去，致使“河朔之民，流移未息，魏博以北，蹂践一空”^⑦。

战后，北宋为加强大名府城防抵抗能力，“以边境未宁，议修天雄军城垒”^⑧，同时又“诏徙北面都部署兵屯天雄军及邢、洺州，其威虏军兵屯顺安军、莫州，北平寨兵屯定州，宁边军兵屯平虏城、深州，镇、定两路兵屯邢、洺、磁、相州，蕃入寇则会而前进”^⑨，增加大名府地区驻军。“仍命石保吉将万兵镇大名，以张军势”^⑩，由石保吉统领重兵驻扎在天雄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并在战略部署中注意到大名府与其它城池之间的战略配合。北宋实施以城池为核心的防御战略后，河北和河东地区的城防体系建设已经初见成效，在抗击辽军的几次重大入侵行动中都取得了良好战绩。

3、澶渊之盟前的战争形势

景德元年(1004)三月，宋威虏军主将魏能“破契丹于长城口，追北过阴山，斩级、获戎器甚众”^⑪。当年九月，辽圣宗和萧太后再次亲征，魏能又“败其前锋，斩偏将，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二月甲子，第971页。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二月甲子，第971页。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二月丙子，第976页。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二月丙子，第979页。

^⑧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咸平三年三月戊寅，第997页。

^⑨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五，咸平六年九月癸亥，第1214页。

^⑩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二四《石普传》，第10473页。

^⑪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景德元年三月乙酉，第1231页。

获印及旗鼓、輜重”^①，这两次战役的失败对辽震动很大。北宋方面，遂城、瀛州之战连续失利，“契丹犯高阳关，执大将康保裔，掠河朔而去”^②，望都之战王继忠被擒。宋辽双方围绕收复和保卫燕云十六州为直接目的战争，持续二十余年，双方每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宋辽双方军事斗争互有胜负的客观形势，使息兵罢战逐渐成为双方都能接受的选择，以战取胜的心态逐渐向罢战言和方向转化。

当此之时，北宋望都降将王继忠，“乘间言和好之利”^③，斡旋于宋辽两国之间。宋真宗授“(曹)利用閤门祇候，假充仪副使，奉契丹主书以往”^④，与辽朝商议议和之事。

辽朝统治者凭借在军事上掌握的主动权，抓住宋真宗急于求和的心理，企图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提出索回“关南失地”的要求。一方面不率先派遣议和使者，另一方面，则继续调兵遣将，对北宋施加军事压力。连续败宋军于祁州、深州等地，扰乱北宋河北国防，为继续南下搜集军事情报。

北宋方面“累得边奏，契丹已谋南侵”^⑤。在侦知辽将大举南侵的情况下，寇准提出“愿朝廷练帅领，简骁锐，分据要害地以备之”^⑥的主张。宋真宗开始进行军事部署，并与辅臣商议亲征。同时令河北以外诸道军队齐集河北，以便厚实兵力，拒御辽军。大名府方面，命永清军节度使周莹代王显为天雄军都部署、知军府事。北面都部署王超等引军屯驻唐河，以备决战。

景德元年(1004)九月，辽圣宗与萧太后大举南伐，采用避实击虚战术，实行深入之计，自定州东部突破宋唐河防线，辽二十万大军进驻阳城淀(今河北省望都东南)，而后兵分三路南趋瀛、祁二州，欲乘机直下北宋贝州、冀州、大名府等地。

河北边境告急文书，一日五至，宋廷大骇。“参知政事王钦若以寇深入，密言于上，请幸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请幸成都”^⑦，而寇准力持亲征，真宗乃止迁都之意，决定亲征。因“(王)钦若多智”^⑧，“(寇)准惧其妄有关说，疑沮大事，图所以去之”^⑨，时值宋真宗以大名府为军事重地，欲选用可以信赖的重臣守卫，“准因言钦若可任，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癸酉，第1265页。

^②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四一《文苑三》，第13060页。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癸酉，第1268页。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月乙巳，第1279页。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八月丁酉，第1256页。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八月己未，第1251~1252页。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癸酉，第1267页。

^⑧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癸酉，第1267页。

^⑨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癸酉，第1267页。

钦若亦自请行”^①，寇准借宋真宗欲择重臣镇守京师锁钥大名府之机，举荐王钦若，既为大名府委派了重臣，又消除了宋真宗亲征澶州的阻碍力量。宋真宗“以（王）钦若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提举河北转运司，与周莹同议守御”^②，又“以天雄军都部署周莹为驾前东面贝冀路都部署，……西上閤门使孙全照为钤辖”^③。孙全照“知兵，以严毅整众”^④，宋真宗“召全照与语，命兼天雄军及贝、冀等州钤辖，仍令察视北面机事。全照言，若敌南逼魏城，但得骑兵千百，必能设奇取胜。上赏其忠果，足张兵威，乃诏都部署周莹若全照欲击敌，即分兵给之”^⑤。

十月，辽军攻瀛州不克，乃转兵向南。宋军得知“契丹自瀛州遁去，其众犹二十万。……欲乘虚抵贝、冀、天雄军”^⑥。宋真宗为守护大名府防线，诏令各路兵马及澶州戍卒，会合于大名府，准备在此与辽进行决战。适逢此时辽朝“东京留守萧排押获宋魏府官田逢吉、郭守荣、常显、刘绰等，以献”^⑦，于是辽师进逼大名府。

在辽军逼近大名府的同时，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二十日，宋真宗自东京向澶州进发。因大名府为宋辽驿路必经之地，北宋议和使曹利用也在此时抵达大名府。在辽军不断进攻的情况下，北宋许多将领对辽方的和谈诚意有所怀疑。“曹利用至天雄，孙全照疑契丹不诚，劝王钦若留之”^⑧，因此曹利用留在大名府未敢继续前行。

辽军转战千里，屡次顿兵于坚城之下，士气大挫。辽主“复令王继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⑨。宋真宗“以手诏促利用往，并付继忠使告契丹，遣人自抵天雄迎援之”^⑩。十一月末，宋使曹利用自大名府赴辽朝军中，与辽圣宗、萧太后商议和谈之事。

（二）大名府防御战对澶渊之盟的影响

1、澶渊之盟前的大名府防御战

宋军两次北伐失利后，又遭陈家谷、君子馆等战役的重创，不但未能收复燕云地区，反而损失了大量兵员和物资，士气开始低落，严重影响宋军战斗力。而辽军选择宋军新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癸酉，第1267页。

^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癸酉，第1267页。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丙子，第1269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五三《孙全照传》，第8874页。

^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丙子，第1269页。

^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乙卯，第1280页。

^⑦（元）脱脱等：《辽史》卷一四《圣宗纪五》，第160页。

^⑧（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庚午，第1283页。

^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庚午，第1283页。

^⑩（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庚午，第1283页。

败之际，在主要进攻方向上集结兵力，欲迫使宋军接受会战。宋军在战略上不得不从主动进攻转向防御，辽朝自此屡次南侵，使宋军疲于防御，最终引出澶渊之役。

北宋在河北路部署纵深防御，以“王钦若镇魏府，有兵十万”^①，大名府驻军在数量上是可观的，但王钦若到大名府后，却因“戎虏满野，无以为计”^②，而“屯塞四门，终日危坐”^③。辽军南侵时，孙全照提出正确的抗敌主张：

天雄军闻寇将至，阖城惶遽。王钦若与诸将议探符分守诸门，孙全照曰：

“全照将家子，请不探符。诸将自择便利处所，不肯当者，全照请当之。”既而莫肯守北门者，乃以命全照。钦若亦自分守南门，全照曰：“不可。参政主帅，号令所出，谋画所决，南北相拒二十里，请覆待报，必失机会，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处分四面，则大善。”钦若从之^④。

在辽军到达之前，大名府城防部署妥当，以骁勇善战的孙全照守北门，主帅王钦若居中央府署指挥战局。战争的需求也促进和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宋朝军事工业组织严密，兵器质量和性能都有了很大提高，用来抵御骑兵的抛射兵器除弓箭外，主要还有弩和抛石机。弩分为人力踏张的踏张弩和绳轴绞张的床弩两种类型。踏张弩分为朱漆弩、黄桦弩、木弩等。射程兵器，特别是强弩，是宋军用以倚仗对抗辽军骑兵的有效武器。大名府守将孙全照就以用弩手驰名，“全照素教蓄无地分弩手，皆执朱漆弩，射人马洞彻重甲，随所指麾，应用无常”^⑤。辽军进攻大名府时，孙全照率军使用朱漆弩守城，“大开北门，下钓桥以待之”^⑥，辽军“素畏其名，莫敢近北门者”^⑦，面对孙全照组织的强弩手，不敢轻易进攻，“乃环过攻东门，良久，舍东门趋故城”^⑧。

辽军出兵“多伏兵，断粮道”^⑨，因此，在用骑兵正面突击进攻大名府未果后，开始采用迂回、设伏之计。晚间，辽军“复自故城潜师过城南，设伏于狄相庙”^⑩，王钦若见辽军撤退，立功心切，“遣将率精兵追击”^⑪，辽军“伏起断其后，天雄兵不能进退”

^①（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七《孙全照守魏府》，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版，第130页。

^②丁傅辑：《宋人轶事汇编》卷五，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版，第212页。

^③丁傅辑：《宋人轶事汇编》卷五，第212页。

^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庚午，第1284页。

^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第1284页。

^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第1284页。

^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第1284页。

^⑧（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第1284页。

^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春正月戊寅，第606页。

^⑩（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第1284页。

^⑪（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第1284页。

^①，陷入辽军埋伏。孙全照意识到战局已到千钧一发之际，“请于钦若曰：‘若亡此兵，是亡天雄也。北门不足守，全照请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门力战，杀伤其伏兵略尽，天雄兵复得还，存者什三四”^②，在孙全照的救援下，大名府驻军虽损失大半，但辽军耗费大量时间和兵力终未能攻破大名府。

面对辽骑兵集团的四面冲击，宋军一贯采用以步制骑的防御方法，在消极防御的战略影响下，宋军比较擅长守城战。而与北宋对抗的辽军却不善攻城，除了能击破一些兵力少、守备弱的小城池外，对守备较强的城市，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大名府有重兵把守，又经过之前几次大规模修筑城防，城墙由低薄到高厚，由单城到重城，城制逐渐趋于完备。高城深池成为大名府军事上坚固防线，在此次会战中发挥了有效的防御作用。

步骑对抗时，辽骑兵没有后方补给线的顾虑，宋军却经常面临被辽军切断粮道和水源的危险。辽军骑兵亦可趁此深入掳掠，扰乱中原腹地，甚至威胁宋朝都城。相反，如果宋军后方安全，甚至获得截断辽军退路的机会，宋军就会在战争中掌握主动权。宋军分兵守城的战略固然是消极的，但各个城池之间可互相驰援，辽军无法长驱深入，只能实行沿边抄掠。大名府的坚守使辽军在北宋三道国防线上受阻，减缓了向中原挺进的速度，迫使其避实就虚，千里跃进，寻找宋军主力决战。辽军在不能夺取河北军事重镇的情况下悬军南下，有陷入宋军南北合围的危险，已失战略上的胜机。大名府防线发挥的军事作用为最后签订和约创造了有利条件。

2、澶渊之盟的签订

在辽军纵掠河北时，宋真宗已诏令德清军（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北）守将，“如戎寇南侵，不须固守，率城中军民并赴澶州，仍令驾前排阵使分兵应接。以其介澶、魏之间，素不修完，屯兵寡少也”^③，宋军认为坚守军事实力较弱的德清军并非易事，因此才下令无须固守。辽军在数攻大名府不克后，遂南趋攻破德清军，“知军、尚食使张旦及其子三班借职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并死之”^④。

辽军攻克德清军后，抵达澶州北城。宋真宗亲临澶州北城督战，宋军士气大增，而辽军经过长时间行军作战，已成疲惫之师，在澶州城北遭到宋军的有力反击，其先锋大将萧挈览又中宋军伏弩身亡，辽军军威受到重创，士气更加低落。双方军事实力的消长，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第1284页。

^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第1284页。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丁巳，第1280~1281页。

^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第1284页。

减少了和谈中的许多阻力。辽军前有宋军的有力抵抗，后有孤军深入中原、补给困难和退路被切断的危险。辽统治者意识到继续进攻已很难获得大的进展，只有通过议和才能攫取必要的经济利益。而宋朝统治阶级长期惧辽，缺乏与辽军决战和打持久战的信心，也希望趁此机会和谈，缓和北部边防压力。于是宋、辽双方始停战议和，经多次磋商，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双方正式达成了息兵休战的决议，北宋向辽“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①，签订“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息战凡百余年，直至宋徽宗时才又起战事。和平局面有利于双方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澶渊之盟签订过程中，北宋大名府战略要点始终屹立不动，给辽军后方以很大的军事压力，山西及河南各路援军陆续赶赴澶州，而镇、瀛、沧、冀、贝等州，亦都坚守，北宋战略形势大有可为，因此才能较为顺利的签订盟约。

第二节 澶渊之盟后大名府军事地位提升

一 创建北京及其原因分析

（一）创建背景

自战国始，北方及西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就已成为中原政权的威胁。自周初开始，中原政权就将燕山山脉、恒山山脉、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县）、沿黄河、洮河一线，视为中原民族的国防生命线。辽天显十一年（936），辽从后唐叛将石敬瑭手中割取燕云十六州后中原政权顿失天险。应历九年（959），周世宗亲率大军北伐契丹，收复瀛、莫（今河北任丘）二州和瓦桥（今河北雄县旧南关）、益津（今河北霸州）、淤口（今河北霸县东信安镇）三关，改瓦桥关为雄州，改益津关为霸州。

北宋代周后，称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以南地区为关南。关南地区是辽军南下必经之地，自周世宗收复关南地区后，辽朝一直打算收回，宋辽之间形成双重领土纠纷，双方都认为丧失了国土，关南地区多次成为宋辽两国冲突的起因。

“澶渊之盟”议和时，宋以岁币换得关南地区领土纠纷的暂时解决，议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②。辽朝以夺回关南地区为要挟，也是想通过军事手段获取更多经济利益。而北宋用岁币换和平，也为辽再次提出“关南地之议”埋下隐患。

^①（元）脱脱等：《辽史》卷一四《圣宗五》，第160页。

^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第1299页。

公元1038年元昊建立西夏政权后，宋夏之间战事频仍，西夏与辽常联合起来共同向北宋施压。辽朝趁宋夏战争之时，重提“关南地之议”，一方面为了缓解西夏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辽国也企图坐收渔翁之利。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辽以刘六符为使臣，欲索回关南地区，“先是，西兵久不决，六符以中国为怯且厌兵，因教其主聚兵幽、涿，声言欲入寇”^①，刘六符抓住宋朝厌兵心理，聚兵幽、涿，以军事相威胁。并以宋太宗时曾“举无名之师，直抵燕蓟”^②为理由，索要关南地。北宋朝廷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翰林学士王拱辰认为：“河东之役，本诛僭伪，契丹遣使行在致诚款，已而寇石岭关，潜假兵以援贼。太宗怒其反复，既平继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谓之无名”^③，北宋遂任命富弼为使臣与辽朝交涉，以“既交石岭之锋，遂举蓟门之役”^④为由反驳辽朝。此次，关南地之争最终以宋辽和议，宋向辽增纳帛币而告终。

在此次“契丹谋聚兵幽蓟，遣使致书求关南地”^⑤之时，北宋统治者已意识到“契丹潜与吴贼相结，将必渝盟”^⑥，对辽朝的军事防范仍不能松懈，于是“诏割付河北安抚司，密修边备”^⑦，于“真定府、定州、天雄军、澶州各备兵马十万人刍粮二年，及器甲五万副”^⑧，作为抵御辽军之用。面对新的军事形势，北宋政府决议升大名府为北京，以加强其军事防御能力。

（二）北京大名府的建立

“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⑨，北宋定都开封府“常有戎马在郊之忧”^⑩。因此，针对开封府存在这种防御上的不利因素，宋朝不少大臣提出了许多补救措施，如范仲淹在景祐三年（1036），建议修缮西京，“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⑪。与此固守开封不同，吕夷简则主张：“契丹畏壮侮怯，遽城洛阳，亡以示威，必长敌势。景德之役，非乘輿济河，则契丹未易服也。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三月己巳，第3230页。

^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四月庚辰，第3235页。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四月庚辰，第3235页。

^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四月庚辰，第3235页。

^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二月丁丑，第3220页。

^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二月丁丑，第3220页。

^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二月丁丑，第3220页。

^⑧（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二月乙未，第3225页。

^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端拱二年春正月癸巳，第667页。

^⑩（宋）叶适：《水心集》卷四《奏议》，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⑪（宋）范仲淹撰、李勇先点校：《范仲淹全集》卷二〇《论西京事宜劄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5页。

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①。于是双方在迁都洛阳还是建都大名上各持一词，长期争论不休。范仲淹陈述其理由说：

河朔地平，去边千里，敌骑豪健，昼夜兼驰，不数十日可及澶州。陛下乘輿一动，千乘万骑，非数日可办，仓卒之间，敌骑已近，欲进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战，闻寇大至，群情忧恐，陛下又引忧恐之师，进涉危地，或有惊溃，在爪牙之臣，谁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尽平，绝无险扼之地，倘乘輿安然到彼，而敌人旁过，直趋河南，于澶渊四向乘冻而渡，京师无备，将何以支？宗庙、社稷、宫禁、府库、皇宗、戚里之属，千官百辟之家，六军万民血属尽在，无金城汤池可保，无坚甲利兵可御，陛下行在河朔，心在京师，岂无回顾之大忧乎？此未可三也。^②

范仲淹认为建都北京，只“可张虚声耳，未足恃也。城洛阳既弗及，请速修京城”^③。如果不能迁都洛阳，就需马上加强京城防务。主张建都大名府的吕夷简则认为加强京城防务是“囊瓦城郢计也。使敌得渡河而固守京师，天下殆矣。故设备宜在河北”^④。

在燕云十六州丢失的情况下，河北边防压力倍增。大名府是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掌控着黄河以北的大片疆土，是守卫宋都的北大门。坚守住大名府，就等于堵塞了敌军南渡黄河的通道。宋廷鉴于大名府重要的军事地位，为确保河北军权的集中，并在河北建立军事指挥和防御中枢，以与辽朝南京相对应，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采纳吕夷简建议，“建大名府为北京”^⑤，任以重臣，号令全路。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五月戊午，降建北京德音：

相邑设都，所以因地形之胜；省方展义，所以考民风之宜。乃眷魏郊，实当河麓。席万盈之懿兆，冠千里之上腴。隐然北门，壮我中夏。洪惟圣考，顷驻琯輿，宫馆并存，威灵如在。緬凝烈，弥切于孝思；嘉慰奚来，敢忘于时迈。载恢旧制，崇建别京。茂昭善继之猷，乃涣惟新之泽。大名府宜升为北京

⑥。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戊午，第3261页。

^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戊午，第3261页。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戊午，第3260页。

^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戊午，第3260页。

^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戊午，第3260页。

^⑥佚名编：《宋大诏令集》卷一五九《建北京德音》，第598页。

“京，大也，天子所居谓之京师”^①。自此，大名府成为与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齐名的宋朝四大京府之一。

（三）北京大名府城池建设

春秋时期，齐桓公“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社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劝于中国也”^②，大名府城即为齐桓公所筑五城之一的“五鹿城”。战国时，魏武侯以此地为别都，其“公子元食邑于此”^③，筑城廓建馆舍，谓之元城，这是大名府历史上第一次做陪都。

北京大名府城是在唐末五代魏州城的基础上重新修筑而成的。魏州城初建于隋。隋开永济渠，在魏州城建“魏桥”。永济渠修成后，因魏州城控扼魏桥水陆枢纽，交通运输十分便利，逐渐发展成为拥兵数十万的大郡。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九月，魏州刺史卢晖引渠水绕魏州城，“都注魏桥，夹州制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④，魏州因永济渠水运之便，商贾辐辏，进一步确立了“河朔之州魏为大”^⑤的局面。安史之乱后，魏州一直是魏博节度使的治所和河北藩镇割据的政治中心，历任魏博节度使均积极营建魏州城。唐僖宗中和年间（881~885），魏博节度使乐彦祯“征六州之众，板筑罗城，约河门旧堤，周八十里”^⑥，城建规模很大，城区形成了皇城、罗城、大城三大部分，城内殿阁林立，九门相望，成为河北诸藩镇首府中最具规模的一个。魏州城建除受军事防御思想的驱使外，还考虑到永济渠水运之便对城市的影响。

咸平二年（999），宋真宗亲征契丹时“尝蹕大名，制契丹于幽蓟”^⑦，大名府在宋真宗朝时就已具备作陪都的条件。庆历二年（1042），宋仁宗采纳吕夷简的建议，“建大名府为北京”^⑧。大名府升为北京后，军事地位提升，促使北宋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北京的城池建设，以提高城市防御能力。自下诏建北京之日起，即令“严饬行宫，增置仓廩、营舍，并给官钱，毋得科率”^⑨。宋廷不断派遣专门官员为修建北京使，负责北京大名府的城防建设，先以“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任中师为修建北京使，并相视德清军，

^①（明）李濂撰、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卷一三《宋四京》，第215页。

^②颜昌晓：《管子校释》卷八《小匡第二十》，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04页。

^③（宋）欧阳忞撰、李勇先、王小红点校：《舆地广记》卷五《四京》，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④（唐）杜佑撰、王文锦点校：《通典》卷一八〇《州郡十·魏郡》，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3年版，第4760页。

^⑤（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八二六，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版。

^⑥（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一《乐彦祯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4689~4690页。

^⑦（清）周城：《宋东京考》卷一《四京》，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版，第9页。

^⑧（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戊午，第3260页。

^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戊午，第3260页。

澶州、大名府城池及点检衣甲器械钱帛粮草军马事，仍以尚食使、象州防御使、入内副都知皇甫继明管勾修建北京事”^①，后又以“翰林学士苏绅为修建北京副使”^②，因“营建北京内侍皇甫继明主营宫室，欲侈大其制以要赏。知大名府程琳以为方事边，又欲事土木以困民，不可。既而继明数有论奏。上遣侍御史鱼周询按视，罢继明归阙，命琳独主其事”^③。北宋政府对修建北京使人选的重视也反映出北京城池建设的重要性。

此次修建北京除用于军事功能外，还为“备巡幸”^④，朝廷“出内藏库缗钱十万修北京行宫”^⑤，以备皇帝巡幸之用。修建过程中，北京修建使任中师“奏行宫大抵摧圯，请更新之。上令创修寝殿及角楼，余皆完补而已，其自京至德清军行宫、馆驿、廨署，亦量加葺治”^⑥，北京地区城市防御建设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建成后的北京大名府城建规模非常壮观，在原有魏州城的基础上又增筑宫城。

宫城周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即真宗驻蹕行宫。城南三门：中曰顺豫，东曰省风，西曰展义。东一门，曰东安。西一门，曰西安。顺豫门内东西各一门，曰左、右保成。次北班瑞殿，殿前东西门二：东曰凝祥，西曰丽泽。殿东南时巡殿门，次北时巡殿，次靖方殿，次庆宁殿。时巡殿前东西门二：东曰景清，西曰景和。京城周四十八里二百六步，门一十七。熙宁九年，改正南南河门曰景风，南砖曰亨嘉，鼓角曰阜昌；正北北河门曰安平，北砖曰耀德；正东冠氏门曰华景，冠氏第二重曰春祺，子城东曰泰通；正西魏县门曰宝成，魏县第二重曰利和，子城西曰宣泽；东南朝城门曰安流，朝城第二重曰巽齐；西南观音门曰安正，观音第二重曰静方；上水关曰善利，下水关曰永济。内城创置北门曰靖武。元丰七年，废善利、永济关^⑦。

北京城分京城、内城和宫城。北宋对大名府城的改造是在旧城中心利用真宗驻蹕的行宫重新修缮而成，宫城周长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城南有三座城门，城东西各一城门。宫城之外为内城，开北门。最外重为京城，周长四十八里二百零六步，左右四厢共二十三方，而宋都东京的外城也只“五十里百六十五步”^⑧。北京外京城，共建有十七座城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六月戊子，第3278页。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六月戊戌，第3280页。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九月癸未，第3299页。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九月辛未，第3295页。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八月戊子，第3288页。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八月戊子，第3288页。

^⑦ (元)脱脱等：《宋史》卷八五《地理一》，第2105页。

^⑧ (元)脱脱等：《宋史》卷八五《地理一》，第2102页。

门。北京城突破旧有的城市形态，以城市的军事防御功能为考虑的首要因素。另外，御河自北京城中穿流而过，提供充足水源，可抗旱涝。在军事防卫上，也可充分利用御河水深涧作屏障。因此，建城时也考虑到御河永济渠水运渠道对城市布局的影响，并在城南、城北修筑上水关和下水关，方便御河水运。

北京距离“东京四百里”^①，地域广阔，为四方交通辐辏之地，可谓通都大邑。

东至本京界一百一十里，自界首至鄂州一百一十里。西至本京界一百五里，自界首至磁州五十五里。南至本京界六十一里，自界首至澧州六十九里。北至本京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至贝州三十里。东南至本京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濮州六十里。西南至本京界一百一十八里，自界首至相州八十二里。东北至本京界九十八里，自界首至博州一百二里。西北至本京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洺州三十里^②。

北京城建成后，随军情需要也在不断加以修缮。熙宁八年（1075），文彦博上疏曰：

河北平壤，其城池楼橹之设，尤严于他道，凡遣使行边，所以督责于守臣、按察之吏者必先焉。夫岂以有事则整完，无事则废弛哉！比者命安抚使以修完属郡之城壁，周相其摧坏偏狭，将易而新之，使士民有以容，兵械有以施，诚善矣。苟虑事计材，趣期会于岁月之顷，无不完者，此固足以代守固之险，而严御戎之备也。命方行而反令，依仿制度，造作熟材，堆积盖藏于官舍之中，以俟楼橹之大坏而易之，未见其利也^③。

文彦博认为河北边防重地，其城池建设尤为重要，平时就应注意修缮，战时才能发挥有效防御作用。他还进一步指出：

北京楼橹之当修者九百余所，凡八千余间，若欲概修于数月之间，虽尽鸠天下之良工，亦不可卒焉就，必在次第而修作之。旧材之中，尚有可用者，亦兼取焉。然犹要之一二年，仅可完矣。今乃以成熟之材，委积于虚闲之处，敌来而后立，患至而后兴，无乃不及于事乎！今若据楼橹见在区数，内有库下不及制度，并欹侧朽弊者，计其数且修其半，仍间隔一座拆一座。所贵城上不至斗然空阙，年岁之间，使得周遍完备^④。

^①（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一《北京》，第7页。

^②（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一《北京》，第7页。

^③（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六《营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版。

^④（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一十六《营缮》。

北京城仅仅是应当维修的楼榭就有八千多间，由于全部修缮需要较长时间，因此不得不采取间隔一座维修一座的轮修方法巩固北京城防，以免在敌军入侵时出现一面城墙全然无备的情况，同时还可以减少维修次数，节省经费。

二 北京的军事功能

北京大名府是北宋的综合性城市，既是作为河北东路治所的政治性中心城市，又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工商业，逐渐演变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同时最重要的还是其军事功能，北京大名府主要职能在于防御、进攻和震慑敌军。

（一）北京地区军事部署

澶渊之盟后，宋辽处于相对和平状态，而后西夏元昊又向宋请和，北宋边事稍宁。但是北宋政府并未放松对河北的边防部署，“庆历中，仁宗谓辅臣曰：自元昊请和，西兵解严。然戎狄之心不保其往深虑，边臣浸失为备”^①。为加强北京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入侵的能力，宋仁宗诏令“陕西、河东经略司及北京夏竦，密戒所部，远为斥候，广蓄储廩，训练士卒，缮葺城池，如对严敌焉，庶无仓卒之患”^②。大名府建为北京后，其军事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庆历年间“契丹使来议关南地，朝廷经制河北武备，议者欲增兵屯”^③。北宋政府对河北边防军事部署做出重大调整，任命富弼主持河北防务。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六月，富弼在对北宋前期河北军事得失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以三十万军队守御河北的十二条城池布防计划：

河北三十六州军内沿边、次边北京、雄、霸、冀、祁、保、瀛、莫、沧、镇、定十一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保宁、乾宁、永宁七军，北平一寨，总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敌寇而不使得深入。定为右臂，沧为左臂，瀛为腹心，北京为头角。此四城乃河朔之望也，余十五城为指爪支节，乃四城之所使也。定、瀛、沧各置一帅，北京置一大帅，余十五城分属定、瀛、沧三路，择善将守之^④。

富弼按河北城池在战争中的军事作用，将河北各城镇进行形象划分，指出河北十九城皆为军事要害之地，能控扼敌寇，使之不能深入。而北京、定州、沧州又是整个防御

^①（宋）罗从彦：《豫章文集》卷五《集录》，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②（宋）罗从彦：《豫章文集》卷五《集录》。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六《兵十》，第4896页。

^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戊午，第3641页。

体系的中心和关键点，应围绕这些军事核心地区建立防御系统，以确保整个防御体系中的从属关系，做到有效的战略协同。在对河北十九城兵力分配上，富弼认为：

十九城都用兵三十万，定五万，瀛、沧各三万，镇二万，雄、霸、冀、保、广信、安肃各一万，祁、莫、顺安、信安、保宁、永宁、北平各五千，北京五万，为诸路救援。余二万分顿诸道，巡检游击兵。今无事时，河朔已有驻泊、屯驻、就粮兵十八万，本城五万，至用兵时，约增十万人，则战兵足矣^①。

富弼确定军事核心城池后，在兵力部署上突出重点，在敌军经常入侵的军事枢纽城镇实行重点部署。北京为河北军事核心地区，在北京部署兵力五万，如北京有战事发生，还可从河北其它地区调兵增援北京，北京兵力即可达到十万左右，这样的军事力量足可支持战事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北京的军事安全。

此次军事部署强调城池之间的协同配合，“使良将帅守十九城，分领三十万众，左右出入，纵横救应，闪误逗诱，冲陷掩袭”^②，各城池之间可形成整体作战力量。为了战略协同的需要，军事部署上还对军队进行分类，以“定五万，瀛、沧各三万，镇二万，雄、霸、冀、保、广信、安肃各一万，祁、莫、顺安、信安、保宁、永宁、北平各五千，北京五万，为诸路救援”^③之兵，明确各自职责，以免战时逗挠不进。因此“虽用三十万，然而分置十九城，左败则右救，纵失则横援”^④，可以有效遏制辽军长驱深入。

庆历六年（1046），程琳首先提出在河北重划战区，初步建议分河北为四路：

河朔地方数千里，连城三十六，民物繁庶，川原坦平。自景德以前，边数有警，官军虽众，罕有成功。盖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之兵，形势不接，召发之际，交错非便。况建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隶定州、真定府路，其势倒置。请以河朔兵为四路，以镇、定十州军为一路，合兵十万人；高阳关十一州军为一路，合兵八万人；沧、霸七州军为一路，合兵四万人；北京九州军为一路，合兵八万人。其驻泊钤辖、都监各掌训练，使士卒习闻主将号令，急缓即成部分^⑤。

判大名府夏竦对程琳提出的分河北为四路的总体方针是同意的，只是在具体路制划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戊午，第3641~3642页。

^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戊午，第3642页。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戊午，第3642页。

^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戊午，第3642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六《兵十》，第4897页。

分方面有不同见解。他认为：

镇、定二路当内外之冲，万一有警，各籍重兵，控守要害，迭为应援。若合为一，则兵柄太重，减之则不足以备敌。又沧州久隶高阳关，道里颇近，濒海斥鹵，地形沮洳，东北三百里，野无民居，非贼蹊径。万一有警，可决漳、御河东灌，塘淀隔越，贼兵未易奔冲，不必别建一路。惟北京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内则屏蔽王畿，外则声援诸路。请以大名府、澶怀卫、滨棣德博州、通利军建为北京路。四路各置都总管、副都总管一人，钤辖二人，都监四人。平时祇以河北安抚使总制诸路，有警，即北京置四路行营都总管，择尝任两府重臣为之^①。

夏竦认为把镇定路、高阳关路、沧霸路合为三路，不利于河北沿边军事防御。但对于把北京九州军合为一路，部署八万军队屯驻的建议表示赞同。以北京的军事地位，应当加强兵力部署，并且有战事发生时，河北四路应以北京为中心，负责军事指挥。

在河北重划战区符合当时军事形势的需要，北宋政府对夏竦的建议稍作修改，即正式下诏：

分河北兵为四路：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州、通利保顺军合为大名府路；瀛莫雄霸贝冀沧州、永静乾宁保定信安军合为高阳关路；镇邢洺相赵磁州合为真定府路；定保深祁州、北平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军合为定州路^②。

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又分河北路安抚司为河北四路安抚使司，四路安抚使各以知大名府、真定府、瀛州、定州者兼领。至此，将河北划分为四大战区，协同作战。

大名府路安抚使司，统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州、通利、保顺军；高阳关路安抚使司，统瀛、莫、雄、贝、冀、沧州、永静、保定、乾宁、信安军；真定府路安抚使司，统真定府、磁、相、邢、洺、赵州；

定州路安抚使司，统定、保、深、祁州、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军。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下诏以“河北拒马，或多以竹为之，不足当敌。令军器监造三万具赴北京、瀆定州”^③，向北京城提供充足可用的军器。熙宁九年（1076），又将京东武卫军四十二指挥分隶河北都总管司，其中六指挥隶大名府路，三十六指挥分隶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六《兵十》，第4897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六《兵十》，第4898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七《兵十一》，第4915页。

定州、高阳关两路，令分番往戍，加强北京的兵力部署。

宋太祖时河北沿边前沿防御只部署到州一级，宋太宗时逐渐部署到路一级。庆历年间升大名府为北京后，为加强各战区协调机制，河北兵分四路，作前后两梯次战略配置，有利于各部队的战略协同和防区的纵深防御。北京大名府的军事功能也在河北路军事部署的历次变更中逐渐增强。北宋政府从各角度加强北京的军事防御功能，从而使北京的军事地位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北京军事防御能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

（二）黄河对北京军事的影响

1、黄河改道对北京军事的影响

北宋时黄河水患十分严重，“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①。北宋对黄河的治理，既为防止黄河决溢，同时更重要的是依托黄河天险作为国防线之用。“自古立国，必据险阻，宋都汴梁平原之地，而与强虏为敌，所以限之者一河耳”^②。宋都开封府依黄河天险而立，以黄河作为险阻，必须在重要渡口处建立军事据点，以确保对黄河的控制。大名府南临黄河，成为控制黄河渡口的军事基地，是南下河南的门户。大名府、黄河、开封府三者之间形成特殊的军事地理关系。大名府控制的黄河渡口在战争中可以形成稳固的根据地，稳定局部秩序，积蓄力量。还可以利用黄河水运，向外部运送军事物资，既有利于向外扩展，又便于控制和介入全局战争。

河北路位于黄河下游，黄河大部分决溢都波及到这一地区，河北地区成为当时主要的黄泛区。宋太祖时，因黄河屡在河北地区决口就曾诏令“开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齐淄沧棣滨德博怀卫郑等州长吏，并兼本州河堤使”^③。宋代黄河长期流经大名府附近，“大河泛溢，全魏居冲”^④，黄河对大名府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产生巨大影响。

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六月，“河决商胡埽，决口广五百五十七步”^⑤。此次黄河在澶州商胡埽决口后，河水在大名府地区改道北流。改道后黄河流经大名府、恩州（今河北清河）、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今河北东光）等地，至乾宁军入海。

嘉祐五年（1060），黄河北流在大名府地区再次决口，“河流派别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广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⑥。

^①（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五三《论黄河状》。

^②（明）李濂撰、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卷一三《宋四京》，第230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一《河渠一》，第2257页。

^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六，熙宁四年八月丙寅，第5504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一《河渠一》，第2267页。

^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二，嘉祐五年七月乙卯，第4638页。

黄河的这次决口，在大名府魏县第六埽又决出一条分流，称二股河，向东北方向循今马颊河入海，是为黄河的东流。自此黄河时而北流，时而东流，时而两股并存。

黄河水患虽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但黄河同时又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天然屏障，河北地区对辽国的军事防御就依托黄河天险而成。澶渊之盟以后，北宋内部就有依靠黄河作为屏障的建议。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著作佐郎李垂建议从“大伾、上阳、太行三山之间，复西河故渚，北注大名西、馆陶南，东北合赤河而至于海”^①，并从大名府魏县向北开渠，经邢州、洺州“稍东注易水、合百济、会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黄、御混流，薄山障堤，势不能远。如是则载之高地而北行，百姓获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②，这是以黄河抵御辽朝的先声。

黄河在河北改道北流后，对辽朝的军事威胁减弱，“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③。自黄河北流后，在北宋统治集团中引起了北流和回河东流的争论。参加争议者主要包括主张维持“北流”的欧阳修、范纯仁、苏辙、曾肇、范百禄和主张回河“东流”的贾昌朝、富弼、文彦博、王觐、王安石、吕大防等朝廷重臣。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四月，“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以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④，回河之议暂时停息。

无论主张“北流”，还是建议恢复“东流”，除了考虑经济因素外，重点还是考虑到以黄河防辽的军事因素。“自河决商胡，失横陇故道，中国亡大河之险”^⑤。河北路与辽国接壤，宋军兵力均部署在当时黄河以北地区。“全魏之地，河朔根本。内则屏蔽王畿，外张三路之援。……防秋捍寇，为他路之剧”^⑥，由于宋抗辽的第三道大名府国防线也是依托黄河而建，大名府控制黄河渡口，黄河屡自大名府决口，势必影响北京的军事情况。当黄河改道时，沿河一带的城防部署也要进行相应调整，黄河泛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北京军事部署和军事力量的发展。

2、黄御两河混流对北京军事的影响

黄河在大名府附近经常合于御河，宋太宗淳化四年（993），“河决澶州，西北流入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一《河渠一》，第2261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一《河渠一》，第2261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二《河渠二》，第2291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一《河渠一》，第2273页。

^⑤（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二九《御边》。

^⑥（宋）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六，“河北路”条。

御河，涨溢浸府城”^①。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河决通利军，合御河，坏大名城”^②。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黄、御二河决，并注乾宁军”^③。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七月，“河决大名府第五埽”^④，此次黄河决口带来相对有利的影响是“信使道路无患，御河可还故流”^⑤。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小吴埽复大决，自澶注入御河”^⑥，而“自小吴埽决，大河北流，御河数为涨水所冒，亦或湮没”^⑦。黄御混流已成常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

黄河水泥沙过多，大名府附近地势又较平缓，堆积必然加速，故后来黄河一再冲入御河，侵占御河流道。御河虽有分流，但河床已高，已不再是一条独立的河流。御河为北宋太行山以东主要漕运航道，负责向军队驻地运输军粮，黄御混流影响并危害了御河作为内陆运河稳定通漕的特性，“即昔大河在东，御河自怀、卫经北京，渐历边郡，馈运既便，商贾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灭，失此大利”^⑧。北京作为御河漕运军粮的中转站，御河水流情况也同样影响北京军粮仓储。

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东京留守杜充在大名府李固渡以西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⑨。黄河新道东流经滑县南、山东巨野、金乡诸县汇入泗水，由泗入淮，夺淮入海。从此，黄河主流不再向东北流入渤海，而改为从东南流入泗淮，黄河不再对大名府地区军事产生影响。

三 大名府的抗辽军事作用

都城的选择对整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一定影响。开封四野平畴万里，无险可守，在军事防御上除加强城池防御性建设之外，还要依靠宿重兵于畿甸，因此，北宋设四京形成互相拱卫之势，京都同陪都的军事关系非常密切。位于黄河北岸的北京大名府与东京开封府之间的地理位置南北互置，五代时大名府与开封府之间特殊的地理关系就已影响到战局的发展，“大梁距魏，不过十驿，彼若有变，大军寻至，所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淳化四年十月庚申，第754页。

^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八月戊辰，第1733页。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六，皇祐元年二月甲戌，第3887页。

^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辛卯，第5475页。

^⑤（宋）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点校：《安阳集编年笺注》，附录一，韩琦诗文补编卷八，《北道帖》，第1702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二《河渠二》，第2286页。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五《河渠五》，第2357页。

^⑧（宋）苏辙：《栾城集》卷四〇《论开孙河札子》，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⑨（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五《高宗二》，第459页。

谓疾雷不及掩耳”^①。大名府是开封府的重要军事屏障，又是北宋边防重地河北路的政治、经济、军事核心，与河北路其它军事重镇之间也存在密切的军事联系。大名府防线扼守黄河渡口与河北路另外两道国防线相互配合，在北宋抗辽战争中迟滞辽军进攻速度，发挥了有效的防御作用。此外，大名府在军粮中转、宋辽驿路交通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庆历二年升大名府为北京后，北京的军事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北宋围绕北京进行的军事部署关系到整个北宋边防的军事安全。因此，如何有效发挥北京大名府在抗辽过程中的军事作用，实际上关系到北宋整体军事安全战略全局。

纵观宋辽战争经过，大名府在抗辽战争中发挥的积极防御作用是可以肯定的，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北宋设置大名府防线的军事目的。而大名府的抗辽军事作用主要从“得”的方面进一步认识，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1、北宋建大名府为北京，增强北京的军事防御能力，一方面巩固了北京的军事地位，提高了北京的军事安全性，另一方面也利用北京防线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辽军对东京的入侵，辽军始终未能渡过黄河彻底击败北宋。

2、澶渊之盟时，由于大名府在后方的坚守，客观上加重了辽军的后顾之忧，从而使盟约能较为顺利的签订，为北宋带来了相对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大名府防线的巩固，有效扼守黄河防线，可以增强宋军抗辽的信心。

3、大名府位于抗辽的军事前线，大名府在抗辽战争中的成败经验和教训对宋军抗辽战争有一定借鉴意义。

^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八一《后晋纪二》，后晋天福二年二月乙亥，第9127页。

第四章 宋金战争与大名府军事地位

自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因欲恢复燕云十六州而与辽起争端始,中经多次征战,直至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止,双方交战二十六年,宋朝始终未能收复失地。宋真宗与辽缔结和约之时,犹谓:“数十年后,当有能扞御者”^①。收复燕云一事对宋人来讲未尝一日或忘,宋朝历代统治者总在寻求一切机会力求收复失地。女真族的兴起,辽朝的衰落,让宋朝统治阶级又看到一丝希望,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宋金矛盾逐步升级。然而此时的宋朝,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都已呈江河日下之势,大名府的军事防御能力,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整体社会状况的影响。

第一节 大名府与北宋末年抗金形势

一 大名府防线对靖康之难的影响

(一) 靖康之难形成原因

公元十世纪中叶,以畜牧和狩猎为业的女真族逐渐兴起,政治、军事实力逐步发展壮大。而此时辽天祚帝仍然“好畋猎、淫酗,怠于政事,四方奏事,往往不见省”^②,女真族部落首领完颜阿骨打即位后乘辽朝政治腐败之机,运用精锐骑兵,以风驰电掣般的奇袭战术,屡挫辽军。

北宋末年,宋徽宗朝的腐败统治,使北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宋徽宗统治集团欲借辽金战争之机收复燕云失地,并可以此作为幌子,转移国内人民视线,缓和国内矛盾,因而商议遣使联金共同攻辽。几经协商,宋金双方于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签订“海上之盟”。宋金签订盟约后,金军发动灭辽之战,进展顺利。而宋军兵备废弛,“河北将兵,十无二三”^③,两次出兵攻打燕京(今北京),都以失败告终,暴露了军事上的衰弱。金灭辽后,“骚骚气焰,虎视中原”^④,待其发现北宋军事弱点后,即开始积极部署南下灭宋。而北宋政权的腐朽性、屈服性与盲目性,使金军南进成为可能。

(二) 大名府黄河渡口对靖康之难的影响

南北运河贯穿宋朝的政治重心地带,也是屯驻军队和军事防范的重点地区,宋金双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戊戌,第1298页。

^② (元)脱脱等:《金史》卷二《太祖纪》,第22页。

^③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七《兵志》,第4582页。

^④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三,第38页。

方的主战场与宋辽战场基本相同，即在运河两岸地区。大名府是运河经过的中心城市，它所控御的黄河防线是宋朝用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生命线。在黄河国防线上，河北方面以大名府、澶州为中心，以瀛、深、冀、邢、磁、洺等州为前线要点，黄河国防线依托黄河天险和大名府等军事重镇的屯驻大军，形成拱卫京城的有力屏障，用以迟滞敌军的攻势，为各地勤王大军争取时间。北宋前期军事上虽以消极防御为主，但统治者尚能勤于政事，遇有战事常亲征至前线，因而在军事上还能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统治阶级重视对大名府等军事重镇的建设，大名府军事防御能力很强，足以抵御辽军的入侵，使辽军不能渡过黄河进逼开封。宋辽战争时，大名府防线就曾有效发挥这一军事作用，成功完成对辽军的拦截。但到北宋末年，朝政日趋腐败，军队战斗力整体下降。赖以对抗游牧民族军队的骑兵也“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①，实于步兵无异。面对金军的强势进攻，宋朝统治者只知逃跑、求和，根本不做积极抗战准备，地方守臣又多是昏庸之辈，对于来自北边的军事威胁置若罔闻，河北城防能力总体趋向衰落，大名府防御能力也由于得不到相应的重视开始有逐渐衰败的趋势，为宋朝抗金战争的失败埋下隐患。

1、金军第一次攻北宋之战

宣和五年（1123），宋徽宗招诱金朝叛将张觉，因而触发与金朝的矛盾。宣和七年（1125），金军俘辽天祚帝，在扫清辽军残余势力后，便以北宋招降张觉、破坏和约为借口，兵分两路开始攻宋。金军计划西路以粘罕（宗翰）为主帅，率军六万，自云州下太原，攻洛阳；东路以斡离不（宗望）为主帅，率兵六万，自平州入燕山，攻真定，而后两军会师直趋宋都开封府。

金东路军攻破宋军重重防线，一路南下进至邯郸，直趋大名府。宋钦宗以内侍梁方平率军守黎阳渡口，保卫黄河防线。后因大名府黄河防线的重要性，又令何灌领兵两万共同驻守。梁方平率军至黄河北岸后，“军士行者，往往上马辄以两手捉鞍，不能释放，人皆笑之”^②，军队战斗力很弱，根本没有做好战斗准备。金军突至，“方平备不严，金人迫而遁，王师数万皆溃”^③。何灌领兵驻守在黄河南岸，“时南岸守桥者望见敌中旗帜，烧断桥缆，陷没凡数千人，敌因不得济，何灌军亦望风溃散，我师在河南者无一人”^④，

^①（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二《马政》。

^②（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五，宣和元年十二月癸亥，第2496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六四《韩世忠传》，第11356页。

^④（元）佚名撰、李之亮点校：《宋史全文》卷一五《宋钦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点校本，2005年版，第841~842页。

何灌大军以烧断桥缆的方法阻挡金军，仓促逃跑。金军将黄河天险视为进军的一大障碍，只因宋军溃逃，才使军情发生逆转，金军待黄河南岸的守河宋军逃遁后，修好桥梁，从黎阳渡过黄河，直趋汴京。北宋腐败的政治、军事形势，开始对大名府军事防御能力产生消极影响。

金东路军虽顺利渡河，但金西路军却在太原遇到宋军顽强抵抗，难以南下与东路军会师。金东路军孤军深入中原腹地，随时有被切断后路的危险。在李纲等抗战派将领的坚决抵抗之下，金东路军将领斡离不在北宋答应割让中山（今河北定县），太原、河间三镇，并以肃王为人质后，即开始撤军。金军撤兵途经相州、磁州时，留兵驻守。

2、金军第二次攻北宋之战

靖康元年（1126）秋，金朝又以宋欲联合西辽夹攻金为借口，再议南伐。金对宋依旧是外交和军事双管齐下，以议和为障眼法，借和谈掩蔽进攻，企图瓦解宋军斗志，以进攻逼宋投降。金军军事部署仍分两路：以斡离不为右副元帅，自平州出发；以粘罕为左副元帅，自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出发，待两军渡过黄河后在北宋京师会合。金军吸取第一次南侵时孤军深入中原腹地的教训，此次两路协调作战，斡离不攻陷真定，粘罕攻破汾州，约期共同南下。

北宋方面虽提前得到“金人日聚兵，为南牧深入之计”^①的沿边探报，却仍然“日罢兵，如太平无事之时”^②。面对金军攻势，为应付危急形势，置四道总管府“以知大名府赵野为北道都总管，知河南府王襄为西道都总管，知邓州张叔夜为南道都总管，知应天府胡直儒为东道都总管”^③，将金军进攻的主战区划归北道，由大名府守臣负责军事指挥，加强北京大名府等三京的军事指挥权，授方面将帅事得专决、财得专用之权。并“遣同知枢密院事李回，又以宣抚使折彦质领兵十二万，共守大河”^④，以大量军队驻扎在黄河两岸，用以抵御金军的进攻。粘罕率领金右路军“自泽潞进兵，拔怀州，至河阳，与折彦质、李回夹河而军”^⑤。粘罕军在黄河岸边，虚张声势，彻夜鸣击战鼓，“彦质以为粘罕兵皆渡矣，莫不惊溃，提中军先走，三军皆溃”^⑥，李回也逃回京师，

^①（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四七《四裔》。

^②（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四七《四裔》。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三《钦宗》，第431页。

^④（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三，第51页。

^⑤（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三，第51页。

^⑥（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三，第51页。

宋军守将和士兵再次不战自溃、弃河而逃。“粘罕得以治筏寻舟，尽渡其众”^①。宋军“自金人犯边以来，百战百败，非止百战百败，往往望风奔溃，不暇交锋”^②。北宋自上而下消极息战的军事行为致使黄河渡口的军事防御力日益减弱。

金军左路斡离不军自真定南下，得知宗泽在“邢、洛、磁、赵、相五州各蓄精兵二万人，敌攻一郡则四郡皆应，是一郡之兵常有十万人”^③，已做好准备。金左路军不得不改变南下渡河路线，遣部分军队至磁州牵制宗泽，大军则向东经恩州（今河北清河）南趋大名府，连陷大名府路的大名、魏县、德清军等城。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斡离不率军攻克大名府黄河渡口，“自大名府由魏县李固渡过大河”^④，至此金两路大军相继过河会师于开封府，对开封府形成合围之势。

北宋统治阶级在战争开始后始终没有形成一贯的对金作战政策，虽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仍不能挽救宋军的败绩。而“汴京之地，内无异产之材，外无形胜之固”^⑤，因此“金人起燕蓟，历赵魏，绝大河，至汴宋，皆平原广野，骑兵驰突，四通八达，步人不能抗，此所以多败也”^⑥。故北宋常屯重兵守卫大名府，以迟滞金军入侵。但到北宋末年，因河北久无战事，其军政军备日趋松懈，“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一旦仓猝，不可枝梧。边臣若预为振举，则谓之‘张皇’，而朝廷亦自不容；若依旧宴安，号为无事，则纲目日见颓废，有不胜举之忧”^⑦，河北地区军事重镇的守臣又“多是膏粱子弟，畏河东、陕西不敢往，尽欲来河北。百年之间，未尝知有烽火之警，虽有出屯，不离本路，唯是优游暇日，安得不骄且惰也”^⑧，大名府防御能力大不如北宋初年，金军才得以屡次从大名府地区渡过黄河威胁开封府，导致“汴、洛沦胥，驯至九州崩陷”^⑨。

二 大名府与兵马大元帅府勤王的关系

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当金军自河北大举南下时，宋钦宗遣康王赵构赴斡离不军议和。康王行至相州后，得知“斡离不已于十四日由大名府魏县李固渡过河”^⑩，康

^①（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三，第51页。

^②（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九〇《吕颐浩奏》。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六〇《宗泽传》，第11276页。

^④（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三，第56页。

^⑤（明）李濂撰、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卷一三，第226页。

^⑥（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九〇《吕颐浩奏》。

^⑦（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三《御边》。

^⑧（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三《御边》。

^⑨（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696页。

^⑩（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四，第63页。

王表面虽称“受命北去，不敢止于中道”^①，但却在明知金军已过黄河南下后，仍然继续北上行至磁州。此时“金人铁骑约有五百余人，自卫县西来直北，借问康王远近。虜执村人为乡导，望魏县路前去，虜情料康王行程必过李固渡，故径往追袭”^②。康王不敢继续前行，又返回相州躲避金军。

此时，金两路大军先后渡河会师于汴京，“金人于城下环列营栅，治器具，攻城甚急”^③，宋钦宗“遣使赍蜡弹往诸路召勤王兵赴阙”^④，同时遣使赴相州诏令康王“充兵马大元帅，陈遘充兵马元帅，宗泽、汪伯彦充副元帅，同力协谋，以济大功”^⑤。宋钦宗命康王开大元帅府的目的，是想通过兵马大元帅府来“节制天下兵，使之入援”^⑥，然而康王赵构从一开始就惧怕金军，不敢与金军正面交锋，所以迟迟不肯出兵入援京城。

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康王赵构于相州“开大元帅府，有兵万人”^⑦，“枢密院官刘浩即相州所募义士，及信德府亲王兵，大名府救河东兵，与所招太原、真定府、辽州溃兵”^⑧组成兵马大元帅府成立初期的军队，共“分为五军”^⑨，大名府驻军成为兵马大元帅府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兵马大元帅府成立后，康王并不组织兵马救援京师，而是选择北上进驻军事重镇大名府，作为驻扎之所，以保安全。“选定十二月十四日，提兵进发相州前去，过大河入大名府驻扎。仰逐州守臣，随里路远近计程，限于十二月二十日以后，正月三十日以前，节次到大名府会合，听候指挥，审度前进”^⑩，同时令诸路军马会合于大名府。康王如趁此时快速召集诸路勤王大军驰援京城，或许还有转败为胜的机会，但康王出任大元帅后的第一急务，却是考虑如何躲避金军，逃往安全地区，因此错过了反攻的最佳时机。

金军自大名府黄河渡口过河后，在大名府附近留有驻军。宋军在安排康王自相州前往大名府的路途部署时，为保证康王的安全在大名府附近各个军事要点部署兵力：

诸将欲回邢、洺自恩州渡往北京。王语之曰：曷不径趋澶渊？诸将曰：为其逼李固渡虜寨，万一惊扰，非万全耳。会孟世宁自北京遣人来投文，自元水

^①（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四，第63页。

^②（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四，第70页。

^③（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八，第117页。

^④（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八，第117页。

^⑤（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八，第117页。

^⑥（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五，第186页。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四《高宗一》，第440页。

^⑧（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靖康元年十二月壬戌。

^⑨（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靖康元年十二月壬戌。

^⑩（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一，第147页。

镇过子城渡，适白冰合可行，乃定义。然阴阳官选日，犹欲二十五日起发。耿南仲请以十四日行，前期差刘浩为先锋，领人马南趋浚、滑以疑虏骑，又移檄大名府路帅司差两将人马分遣前去旧魏县驻扎。暨吾军到岸之际，庶几防新魏县虏寨之金人。一将为内黄县驻扎，有以防滑州虏寨之金人。大名府路总管司差阎门祇侯孟世密领兵三千，屯内黄县，大名府路兵马都监王彦，领兵二千人，又屯旧魏县^①。

待一切部署妥当后，康王避开金军追捕，渡河至北京大名府，“权知大名府张恣，北道总管颜岐暨诸监司，率官吏军民出郊以迎，王归于府治”^②。

金军几次南下，河北地区均为主战场，“北京新遭军燹之余，人心不定”^③，政治、军事形势都很混乱。靖康之难后，“京城围闭久，号令不通，王军在河北，天下不得闻动静”^④，朝廷诏令不能及时到达北京，造成河北地区军心不稳。康王到北京后，宗泽率领二千人渡河至大名府，“中大夫知信德府梁杨祖以兵马万人继至，兵官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皆在麾下，王壮之”^⑤，各地勤王军陆续向北京会合。康王渡河后“驻军北门，天下甲兵四集，取决帅府矣”^⑥，大名府成为黄河以北抗金指挥中心，继续发挥河北地区政治、军事中心的重要作用，稳定黄河以北地区的政局。

当各路勤王之兵在北京准备就绪后，康王仍不敢与金军直接发生正面冲突，“聚幕府僚属议所向，宗泽请直趋开德府，次第进寨，以解京城之围”^⑦，但此时兵马大元帅府中投降派占据上风，汪伯彦认为“金人河上络绎往来，开德不是大王安泊去处，大名亦去河咫尺，不可久住”^⑧，遂议定前往东平府。诸路勤王军除宗泽一路仍战斗在大名府、开德府地区外，其余或退或溃。康王拥兵八方向东进至东平府（今山东省东平），往来于大名府和东平府之间征召诸路兵，却迟迟不向京城进发。

金军最初攻破汴京时，因深入中原，补给困难，害怕被北宋勤王大军截断归路，“乃焚戮四辅州郡，以怠援兵之心”^⑨。但康王的畏敌心理，给金军创造了进行战后部署的

^①（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二，第154页。

^②（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二，第156~157页。

^③（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二，第157页。

^④（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二，第157页。

^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靖康元年十二月癸未。

^⑥（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二，第157页。

^⑦（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三，第166页。

^⑧（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三，第166页。

^⑨（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二，第157页。

时间和机会。金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降附，“立张邦昌僭位”^①，作为金建立在中原地区的傀儡政权，实行“以汉治汉”。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军虏徽、钦二帝等人北归后，兵马大元帅府所属各路勤王大军才从各处向京师进发，而此时“勤王之师，欲为再举，已失机会”^②，北宋灭亡。

第二节 大名府与南宋建炎初年抗金形势

一 南宋建炎初年抗金形势

（一）南宋建炎初年抗战派军事部署

金朝与宋朝相比，其经济潜力和兵源都比较小而有限。金军在漫长战线上实施全线进攻，兵力不敷分配，未能控制中原战略要地，长驱深入的结果往往是处处被动，因此金军只能进行军事进攻，却不能贯彻政治占领，无法巩固所占地区。骑兵作战的季节性特点，决定了金军只适合秋冬用兵。宋与金正相反，适于春夏用兵。待金军北还后，宋军在春夏之间，宣抚招纳曾被金军攻陷的城市，对军事不能收复之地，施行政治性收复。靖康之难后，河北、河东广大地区依然在宋朝统治之下，许多州县的军民坚守城池，继续抗金。但各种抗金力量散居各地，没有统一的领导，这时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以统一各地抗金力量，抵御金朝的进攻已成为形势所趋。金军北撤后，伪楚皇帝张邦昌不得人心，各地勤王兵陆续到达京城，张邦昌政权随之垮台。1127年，康王赵构“即皇帝位于南京”^③，改元建炎，史称南宋。

金军亡北宋后，其南侵的计划并未停止，意图夺取宋河北、河东尚未被攻克的城市。金朝拥有一支长于野战的精锐骑兵，“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④。在战争中常是轻、重甲骑兵混编，“每五十人分为一队，前二十人，全装重甲，持棍枪，后三十人，轻甲，操弓矢，每遇敌，必有一二人跃马而出，先观阵之虚实，或向其左右前后结队而驰击之，百步之内，弓矢齐发，中者常多”^⑤。金军常发挥其骑兵优势，闪电式进击。南宋建立后，金军把主攻方向指向南宋统治中心，进军时再以其余诸路做战略策应，牵制宋军行动。

^①（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八四，第270页。

^②（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七，第206页。

^③（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一〇一，第416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89页。

^⑤（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甲集，卷三，第25页。

“河北、河东者，国之屏蔽也”^①，南宋初，胡舜陟献守黄河以北地区之策：

今日措画中原，宜法艺祖命郭进、李汉超、董遵海等守边之术，以三京、关陕析为四镇：拱、滑、颖昌隶东京，郑汝、河阳隶西京，恩、濮、开德隶北京，而同、华、陕府隶京兆，择人为节帅，使各以地产之赋，养兵自卫，且援邻镇。又，京帑积钱千余万缗，宜给四镇为余本，若四帅得人，庶几中原不失，江左可居^②。

胡舜陟欲借助北京大名府等军事重镇的兵力，将黄河以北地区重新进行布防，择有能力的重臣防守，抵御金军入侵。而南宋此时在黄河以北的领土“河东所失者忻、代、太原、泽、潞、汾、晋，余郡犹存也。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其余二十余郡，皆为朝廷守”^③，大部分军事要塞仍在南宋统治范围内，“两路士民兵将，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坚，皆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④，军事形势对南宋十分有利。

南宋初年的军事形势迫使宋高宗不得不起用主战派李纲为相，开始积极调整朝政和军事部署，意欲与金军争夺两河地区。李纲认为朝廷应趁此时，“置司、遣使以大慰抚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才略者为之使，宣谕天子恩德、所以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以为节度、防御、团练使，如唐方镇之制，使自为守。非惟绝其从敌之心，又可资其御敌之力，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最今日之先务也”^⑤。只要河东、河北地区经略得当，防务巩固，则“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⑥。宋高宗接受此项建议，在河东设立河东经制司，在河北设立河北招抚司。以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河北西路招抚司治所即设在大名府。

（二）南宋建炎初年大名府主要军事机构

南宋初年，北京大名府设有两个重要军事机构，一是北京留守司，负责守城。宋朝在“其西、南、北留守各一人，以知府兼之。留司管掌宫钥及京城守卫、修葺、弹压之事，畿内钱谷、兵民之政皆属焉”^⑦，判大名府例兼北京留守司事，掌行宫宫钥及北京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第11254页。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壬辰。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第11254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第11254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第11254~11255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第11254页。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第3960页。

军民之政。

另一个重要机构就是河北西路招抚司，“朝廷以金人攻围河北，民无所归，聚为盗贼，故置司招抚；囚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①。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负责收复河北失地。“以京畿三千兵为卫，于大名府置司，一面遣官于河北西路告谕，招抚山寨首领民兵，候就绪日渡河”^②。

为控扼黄河渡口，李纲将河北兵马分为四路，分驻黄河重要渡口，

马忠往浚、滑州控扼河津，统西兵四千九百九十一人，统东兵一万九千五百三十三人；郝怀往河阳控扼河津，统西兵五千八人，统东兵三千一百五十四人；韩世忠往大名府控扼河津，统西兵四千一百二十一人，统东兵三千七百一十六人；林良器往阳武、原武控扼河津，统西兵四千七百二十四人……如金人渡河，即会合护送至河间、中山府界^③。

李纲又以“京师根本之地，新经扰攘，人心未固，不得人以抚之，非独外忧，且有内变”^④，推荐宗泽主持京师防务。宋高宗任命宗泽为东京留守，负责开封防务。宗泽加紧整顿城防秩序，为宋高宗还都做准备。

游牧民族因粮于敌的军事制度虽然减轻后方供应的负担，可也增加了前方所受的阻力，必然激起敌方人民的强烈反抗，南宋人民组成的义军在很大程度上使金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河北西路招抚司、东京留守司设立后，各地义军纷纷加入抗金行列，“河北丁顺、杨进等赴招抚司自效，余皆赴东京留守司宗泽纳款，盗益衰止”^⑤，义军招募工作有了初步基础。经过李纲、宗泽等抗战派将领对黄河两岸军队的治理，共“募兵数万，屯驻大名，以形制京东西诸郡”^⑥。在各地勤王大军和北方义军以及主战将领的多方努力下，南宋建炎初期的军事防务渐趋巩固，在河南以东京开封府为军事中心，河北以北京大名府为军事中心，出现较好的抗金形势。

但宋高宗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抗金勇气和决心，对金朝的态度仍是力求议和，意在以黄河为界，保守半壁江山。宋高宗听信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所言，以李纲“为金人

^①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一一二，第523页。

^②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一一一，第506页。

^③ (宋)李纲：《梁溪集》卷五一《奏知四路出兵控扼河津札子》，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④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戊辰。

^⑤ (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兵》一三之一，捕贼下，建炎元年七月。

^⑥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册《北直隶中》，第133页。

所恶不当为相”^①为由，将当政只有七十五天的李纲罢黜。黄潜善、汪伯彦在李纲罢相后控制大权，废除了所有李纲制订的抗金措施。而金军却不断南下掳掠河北地区，南宋“两河州郡，自金人初入，以指挥得便宜行事，故各据人马，以图自固，逐路帅司不能调发，致无连衡相援。故一州既破，复攻一州。至是，以京城失守，河北州郡官尽为官军作乱害之。河东官军多弃城南走，两河州郡外无救援，内复自乱，于是为金师乘而取之，如俯拾遗物”^②，逐渐被金军攻克。南宋朝廷却仍然“将相恬不为虑，不修武备”^③。宗泽在开封府多次上疏请求宋高宗回驻开封，但黄潜善、汪伯彦在河北领土大片丢失之时，却决定“奉上幸东南，无复经制两河之意”^④。建炎元年（1127）十月，宋高宗开始南逃。

金太宗闻宋高宗南逃，下诏南侵，兵分三路，自陕西、河南、山东向大名府黄河防线进攻。南宋朝廷以逃跑求和为目的，既没有防守黄河国防线的打算，又未进行统一的指挥和军事部署，各大将领所统率的军队不相统一，不能掌握足够数量的军队，一时无法形成力量集中、调动灵活的作战能力。因此，金三路大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占领了许多军事要点。

与宋高宗惧敌南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南宋主战派将领指挥下的抗金军事行动。宗泽出任东京留守后，在黄河南岸着手整顿开封防务，联络黄河以南的抗金武装，收编溃兵游勇和农民起义军，组成了号称百万的留守司军；黄河北岸，设置在大名府的河北西路招抚司负责联合各地抗金义军，大名府作为河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广聚义军，成为黄河以北地区的抗金军事指挥中心。大名府河北西路招抚司抗金义军与东京留守司军组成建炎初年的主要抗金力量。在东京留守司和河北西路招抚司的招抚、组织下，南宋黄河南北以及陕西等地的抗金义军不断袭击金军，协同南宋军队作战，运输军粮，有力牵制了金军南下的步伐，才使金军三路并进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对稳定战局起了重大作用。金军兵力分散，同时又惧怕宗泽同各地义军联结起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加上天气已入暑，不利金人用兵，金军遂先后退兵。

但是，河北西路招抚司的工作也在投降派的阻挠下遇到很大困难。张所就任河北西路招抚使后，积极招募民兵，筹划粮饷，准备“先复浚卫怀州真定府，次解中山府等处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第11250~11251页。

^②（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五，第76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六〇《宗泽传》，第11280页。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建炎元年九月壬辰。

围”^①，逐渐收复河北失地。投降派却极力从中阻挠，认为“招抚司骚扰，不当置司北京及起北京屯戍兵给用器甲为非是，缘置招抚司，河北盗贼，多白昼杀人，不若罢之，专以其事委帅臣”^②，不准张所动用存放在北京大名府的兵器和甲冑，河北西路招抚司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步履维艰。不久投降派“奏（张）所置司北京非是”^③，张所即遭贬谪，宋高宗随即撤销了河北西路招抚使司和河东经制使司。

宗泽曾欲趁金军兵力分散之际，联合义军北进收复失地，同时还建议宋高宗回东京主持抗金事宜，但宗泽这些积极的抗金计划均遭到宋高宗的否定，后又因河北西路招抚司和河东路经制司的相继撤销，抗金义军的联系工作逐渐趋于瓦解，这些计划最终未能成行。

二 大名府防御战

（一）金军第二次攻南宋战争形势

建炎二年（1128）七月，宗泽含恨而死。宗泽去世后，杜充接任东京留守司，断绝对北方抗金义军的联系和支援，原来收编的不少队伍逐渐同东京留守司脱离关系，东京留守司兵力遭到极大削弱，两河一带失去了防御力量。

金人得知宗泽死讯后，第二次大举南侵。金太宗认为：“康王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陕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也”^④，因此其军事部署仍分东西两路，东路以洛索领军进攻陕西，西路由宗翰领军南伐，会师黎阳津，而后渡河南进。金军战略计划为：先攻大名府、东平府等军事重镇，作为南入江淮的军事基地；再攻河中、陕府，以图陕西；取淮、密（今山东诸城）等州，掩护战略左翼，防备南宋水军自登莱突袭。

南宋方面，黄潜善、汪伯彦为相以来，“措置天下事，未能愜当物情，遂使敌国日强，盗贼日炽，国步日蹙，威权日削”^⑤。在得知金军再次南侵的消息后，南宋政府于十月间紧急部署江淮防务，命沿江州县控制各个渡口，封锁船只，以防金军突至抢渡。命韩世忠率所部守东平府、张俊率所部守开德府，阻击金东路军，同时宋高宗等人也做好了继续南逃的准备。

^①（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一一一，第506页。

^②（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一一二，第523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六三《张所传》，第11348页。

^④（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〇二，建炎二年七月甲辰，第2681页。

^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建炎二年八月庚申。

南宋抗金战略，采用机动与保守相结合的战术，以空间换取时间，进行持久抗战。宋高宗南逃至扬州后，运用地理优势，在东部地区以开封府、大名府、开德府守黄河防线；在西部则以洛阳、陕府、河中、长安及陕西五路为保卫京西及陕西的军事防线。然而“高宗之畏女直也，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①，南宋虽养兵四十余万，却只能是“养兵以自困，兵多以自祸，不用兵以自弊”^②。南宋军事上积弱不振，其兵种构成以步兵为主，行动迟缓，加上消极防御战略和军事指挥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战法单调而呆板，很难进行远程奔袭的机动作战，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因此，在机动灵活的对手面前，宋军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二）大名府防御战

金军每次南侵，“所过城邑欲立取之”^③，以巩固后方，防止归路被宋军截断。大名府控制着金军南下必经之路的黄河渡口，金朝将大名府视为继续南下的军事基地，因此每次南侵均试图攻克大名府。金军“平时无养兵之费，行军无馈运之苦”^④，每次出兵“不以远近，人持一月粮”^⑤，“器甲鞍马，无非自办”^⑥，并无后勤供应和保障。金军军需品的补给，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攻城略地后进行掠夺，以保障供给。侵宋战争中丰厚掳获的刺激，鼓舞着金军的士气。金军千方百计欲攻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名府，意图掳获大量军需品也是原因之一。

建炎元年（1127），金军第一次攻南宋时天气大寒，“城池皆冻，金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⑦。金军欲攻大名府，河北西路提举常平郭永为大名府人，时“永适在大名，闻之，先弛壕渔之禁，人争出渔，冰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⑧。郭永用鼓励百姓捕鱼的方法，使河水不能结冰，金军攻城遇到很大困难，攻城遂告失败。

郭永因成功破解金军攻城术，守住大名府，得到东京留守宗泽的赏识。“时高宗在扬州，命宗泽守京师，泽厉兵积粟，将复两河，以大名当冲要，檄永与帅杜充、漕张益

^①（清）王夫之：《宋论》卷十《高宗》，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8年版，第169页。

^②（宋）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八《吕中语》，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四八《郭永传》，第13206页。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建炎元年九月壬辰；（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九〇《吕颐浩奏》。

^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建炎元年九月壬辰；（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九〇《吕颐浩奏》。

^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建炎元年九月壬辰；（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九〇《吕颐浩奏》。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四八《郭永传》，第13206页。

^⑧（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四八《郭永传》，第13206页。

谦相倚角。永即朝夕谋战守具，因结东平权邦彦为援，不数日声振河朔，已没州县皆复应官军，金人亦畏之不敢动”^①，宗泽将守卫大名府的重任交付郭永，郭永与东平府守臣权邦彦相约有警时两城互相救援。郭永积极备战，金军因此未敢轻易出兵。

建炎二年（1128）十月，金东路军讹里朵部在北京清平击败宋河北应援使马扩军，“粘罕自云中率众下太行，南渡黎阳，以攻澶、濮”^②，两路金军会合南下。金军避实击虚，粘罕军攻破澶、濮二州后，“会窝里温（斡离不）之众同攻北京”^③，金军开始分兵攻取东平府及北京大名府。十二月中旬，金军攻东平府，守臣权邦彦弃城逃走，御营使司、同都统制范琼，自开封府领兵入援，与权邦彦相遇后，相携南逃。东平府失陷后，金军转攻济南府，济南府守臣刘豫亦降金，此时河北州军多已成为孤城。

杜充原为北京留守，因“（宗）泽卒，（杜）充守京师”^④，大名府守臣也“以张益谦代之，而裴亿为转运使”^⑤，然而张益谦、裴亿为“齷齪小人”^⑥，难当大任。金军攻克东平府和济南府后，郭永与权邦彦议定的两城互相救援之计遭到破坏，不能成行，“会范琼胁邦彦南去，刘豫举济南来寇，大名孤城无援”^⑦，金军“以十倍之师攻之”^⑧，大名府城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宋史·郭永传》记载了郭永率大名府军御敌的过程：

（郭）永率士昼夜乘城，伺间则出兵阻击。或劝益谦委城遁，永曰：“北门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则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敌，犹当死守，徐挫其锋，待外援之至，奈何弃之？”因募士费帛书夜缒城出，告急朝廷，乞先为备。攻围益急，俘东平、济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贵，不降无噍类。”益谦辈相顾色动，永大言曰：“今日正吾侪报国之时。”又行城抚将士曰：“王师至矣，吾城坚完可守，汝曹努力，敌不足畏也。”众感泣。质明，大雾四塞，豫以车发断碑残础攻城，楼橹皆坏，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⑨。

面对具有强大突破能力的金朝骑兵部队，南宋防御者抛弃以往主要依靠野外会战消灭敌军观念，更多的在驻城技术、城防体制和城守战法上推陈出新，依托相互支撑的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四八《郭永传》，第13206页。

^②（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五《太宗文烈皇帝三》，第80页。

^③（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五《太宗文烈皇帝三》，第81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四八《郭永传》，第13206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四八《郭永传》，第13206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四八《郭永传》，第13206页。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四八《郭永传》，第13206~13207页。

^⑧（宋）汪藻：《浮溪集》卷二〇《郭永传》，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⑨（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四八《郭永传》，第13207页。

纵深城池防御体系迟滞、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再发动反攻。大名府防御战中，大名府军民在郭永的指挥下，顶住投降派的压力，一面派人向朝廷告急，希望可以得到救援之兵，另一方面奋力守城，坚持抗金。

而金朝在对辽、宋战争中，十分注意向自己的对手学习，其攻城战法取得很大进展，能进行猛烈的攻城战。“金人攻城，长于用炮”^①。金军的攻城器械包括火梯、云梯、对楼等，但最厉害的还是石炮，石炮种类繁多，攻坚力强，金军每次攻城“广列垒石炮座，寻碑石，磨盘石、羊虎为炮”^②，攻大名府时也是“以车发断碑残础攻城”^③，金军“所列炮座百余，飞石如雨”^④，开展大规模的攻城炮战，用抛射机将巨石投向大名府城头。待大名府城头楼橹均被石炮轰击坍塌，守堞士卒无法立足之时，金军“推对楼使登城。每对楼上载兵八十人，一对楼接城，则引众兵上”^⑤，适逢天气大雾，大名府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金军攻陷。张益谦、裴亿率众迎降，郭永不屈而死。

在河北军事重镇大部分已丢失的情况下，坚守大名府孤城的意义不仅是守卫大名府城本身，而且关系到南宋整体军事安全。大名府失陷必将影响南宋抗金军事行动。

三 大名府失陷对南宋军事的影响

“向者开德、大名、东平三大镇，鼎足而立……以当宋魏之冲”^⑥，大名府失陷后，南宋所依赖的河北重要军事防线顿失。建炎三年（1129），金军继续南下扬州穷追宋高宗，南宋军事形势，“视去冬又为难矣”^⑦。自大名府失陷后，扬州人心不安，皆欲渡江避敌，南宋朝廷只能重新对纵深江淮防线进行军事部署。起居郎兼权直学士院张守言：“金人自去冬已破澶、濮、德、魏，而游骑及于济、郛……而前日北京失守，再浹始知。今之为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⑧。大名府失陷影响了南宋整体军事部署。

金军一时无法渡过长江天险，又遭到淮西军民的袭击，在战线太长，人马疲困的情况下逐渐向北撤军。宋高宗南逃至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在主和派的影响下，决定放弃淮河一线，退守长江，对长江下游做防御部署，企图固守东南。

建炎二年（1128）十二月，金兵进攻北京时，刘豫即以其所治之济南府降金。建炎

^①（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四《章谊奏》。

^②（宋）陈规：《守城录》卷一，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四八《郭永传》，第13207页。

^④（宋）陈规：《守城录》卷一。

^⑤（宋）陈规：《守城录》卷一。

^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建炎三年春正月戊戌。

^⑦（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建炎三年春正月戊戌。

^⑧（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建炎三年春正月戊戌。

三年(1129)三月,金朝以刘豫“为京东东、西、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以豫子麟知济南府,拏懒屯兵冲要,以镇抚之”^①。金军第一次追击宋高宗失败后,吸取此前不能有效控制占领区的教训,仍采用以宋人治宋地的方法,命刘豫节制金朝控制下的黄河以南地区。

另一方面,金军又开始积极部署第三次南下攻宋,仍分三路进军:西路以洛索攻取长安;中路以兀术直下江淮,至寿春(今安徽寿县)后,再兵分两路,一路自采石渡江攻建康,追袭宋高宗于临安,一路自蕲州(今湖北蕲春县)渡江赴南昌;东路以完颜昌攻楚州,保证金军战略左翼的安全。金军虽一路攻城略地,但孤军深入,遭到南宋抗战派将领和军民的强烈抵抗,而江浙水域地区,骑兵不能驰骋,难以持久,金军始终未能成功追击宋高宗。

金军二次追袭宋高宗失败后,为巩固新占领的河南、江北地区,认为“当援立藩辅,以镇南服,如张邦昌者”^②,此时“济南有渔得鳢者,(刘)豫妄谓神物之应,乃祀之。有附豫奸党,言北京顺豫门下生禾,五穗同本,以为豫受命之符,于是齐、鲁之间金附会为推戴”^③,刘豫以此为契机,贿赂金朝重臣,“拏懒为(刘)豫求封,太宗用封张邦昌故事”^④,于金天会八年(南宋建炎四年(1130))九月,“立豫为大齐皇帝,都大名,仍号北京”^⑤。刘豫在拏懒等人支持下,被封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府,“豫之僭立也,止用天会之号。是冬,奉国主之命,改元阜昌”^⑥,以明年为阜昌元年,建立起金朝控制下的傀儡政权。

此前,“北京既破,南军闻豫至,遂闭门杀金兵,后复降豫。至是,诛为首者数十人于莘县,豫由此不居北京”^⑦,伪齐政权建立后,刘豫“复自大名还居东平,以东平为东京,汴州为汴京……张孝纯等为宰相,弟益为北京留守”^⑧。

大名府作为宋朝的陪都,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大名府紧邻黄河,地形险要,金朝也希望能充分发挥大名府的军事功能。金朝将伪齐国都定在大名府,一方面便于利用大名府原有的政治、军事基础继续进行统治,另一方面,金朝为控制黄河渡口,

^① (元)脱脱等:《金史》卷七七《刘豫传》,第1759页。

^② (元)脱脱等:《金史》卷七七《刘豫传》,第1760页。

^③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三一《齐国刘豫录》,第434页。

^④ (元)脱脱等:《金史》卷七七《刘豫传》,第1760页。

^⑤ (元)脱脱等:《金史》卷七七《刘豫传》,第1760页。

^⑥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六《太宗文烈皇帝四》,第103页。

^⑦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六《太宗文烈皇帝四》,第103页。

^⑧ (元)脱脱等:《金史》卷七七《刘豫传》,第1760页。

在黄河两岸驻有重兵，并有重臣防守，建都大名府也便于金朝对刘豫政权进行控制。

自此，大名府成为金朝统治中原的军事重镇，其军事地位再次确立，这也是金在宋朝基础上的沿用和继续。金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大名府对黄河南北地区政治、经济的影响以及其特殊的军事战略位置，利用大名府的军事地位，加强其对中原的控制，同时也便于金朝以大名府为根据地向更广大地域扩张，大名府实际上成为金朝向南方扩张的军事大本营。南宋失去大名府军事屏障，金朝却得以依靠其继续发动军事进攻。“阜昌二年，豫迁都于汴”^①，大名府作为伪齐政权都城的时间虽很短暂，但大名府军事地位却一直影响着宋金、宋齐之间的战争状态。

四 大名府的抗金军事作用

军事与政治互为依托，统治阶级的重视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大名府军事地位是否巩固。当北宋政权开始腐朽堕落时，其整体军事实力也开始下滑。大名府军事部署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宋朝整体军事形势的影响。大名府守臣的军事领导素质亦不复从前，面对金军的强势进攻只知弃城逃跑，使金军得以多次突破大名府控守的黄河防线，进逼开封府，最终导致北宋灭亡。

南宋建立后，北京与东京成为黄河南北两岸军事指挥中心，汇集各地抗金义军为收复失地做准备。然而在投降派当政的局面下，北京大名府几乎成为河北地区的孤城，最终被金军攻陷，南宋在河北的军事防线门户大开，不得不重新进行军事部署。

大名府在宋金战争中发挥的军事作用，主要从“失”的方面体现出来，大名府抗金作用有三点教训可鉴：

1、自北宋末期开始，宋朝统治者就开始产生严重的惧金心理，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宋军在抗金战争中节节败退，大名府也不能发挥其拱卫京府的作用。

2、在北宋末年抗金战争中大名府防线已受到严重破坏，然而南宋初年出现较好抗金军事形势时，宋朝统治者却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重新完善和巩固大名府防线，反而破坏大名府抗金局面，从而错失重建大名府防线的时机，为后来大名府失陷埋下隐患。

3、南宋朝政腐败、军制僵化、投降派当政。宋朝统治者面对金军进攻只求和避让，不重视对大名府军事防御功能的建设，大名府守臣的军事领导素质也大不如前，是大名府失去军事攻防功能的根源。

^①（元）脱脱等：《金史》卷七七《刘豫传》，第1760页。

纵观大名府在宋与辽、金战争中的军事作用，可以看出大名府军事地位能否有效发挥，其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军事力量的对抗，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抗，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抗，军力和经济力都要靠人来掌握。统治者的重视程度、战争指挥者的军事素质对大名府军事地位起决定作用。在强调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时，也不能忽视武器装备、大名府军事地理位置、军制构成等外因的作用，外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必须在努力改善武器装备、提高城池防御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统治者的重视程度、提高指挥者和士兵的军政素质，将内外因相结合才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现代化战争同样适用于这一军事理论。

结 论

清人顾炎武曾提到：

夫大名者，古之魏也。以其襟带两河，介于山东西之间，故常为天下枢。至后分割，则魏又为北户，屹然外捍；故魏者，重地也。譬魏于全盛，则人之膏也，列之则薰于心；其在偏安，则背也，拊之则扼于亢¹。

“大名地居冲要，唐以魏博雄都领节镇；宋倚北京重寄遏敌氛”²，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时，魏博藩镇即以其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称雄天下，影响各个政权的更迭。辽朝攫取燕云十六州后，中原政权失去一道抵御少数民族入侵的重要屏障，大名府重要的军事地位也因此变得更加显著。北宋定都开封，依托黄河天险，大名府控制黄河渡口，为水陆交通辐辏的兵家必争之地，军事地位显赫一时。大名府凭借本身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巩固北宋中央集权，抵御辽、金军队入侵的有力军事屏障。

大名府的兴盛时代主要是在唐、五代及北宋时期，兴盛原因主要有：一、在经济上，唐、五代及北宋时期，大名府周围地区的农业经济比较发达，沃野千里，物产丰饶，有丰厚的物质基础，可以支撑政治和军事的发展；二、唐、五代及北宋时期，大名府水陆交通条件都很方便。水运方面，永济渠的兴修使大名府成为运河南部重要的物资中转站，漳河、黄河在一定时期也可通船至大名府；陆路交通方面，大名府处在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之处，是三地交通要道，四方辐凑之地；三、大名府在军事上是中原战区的军事地理中心，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由于大名府地区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各政权的统治者对这一地区均加以偏重，从而促进其政治、经济的发展。军事上的强大是大名府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以后，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变和基本经济区的转移，大名府战略地位也在发生升降变化，经历了由胜而衰的过程，其衰落原因主要有：一、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大名府地区饱受战争破坏，数罹兵患，经济日趋衰落。受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大名府逐渐偏离主要交通干线，对战争影响的重要性明显减弱；二、大名府地区是严重的黄泛区，黄河经常在此决口、改道，毁坏屋舍，严重影响大名府地区的发展。大名府

¹（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册《北直隶中》，第135页。

²大名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大名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830页。

又位于漳、卫二河之间，漳河也时常泛滥，宋以后愈益严重。黄河、漳河、御河连年泛滥，水患不止，损坏府城。黄河改道，御河湮没，大名府的水路交通线已被破坏，逐渐失去其军事重镇的作用。至明建文三年(1401)，漳、卫两河同时决口，大水漫溢城墙，大名府城废。清朝时的大名府城因河流毁坏，已经另移新址；三、火药兵器在战争中的运用，新式火药武器的威力，使城池的防御作用明显下降。火药武器和火炮攻城使守城方无法长期固守城池，大名府所仰赖的军事地理优势大大减弱。此后大名府逐渐成为路、府、道、专区治所所在地，其作为国都和陪都的时代成为历史。

唐朝时，李白游魏州，有感于魏州繁盛的景象，赋诗曰：

魏都接燕赵，美人夸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青楼夹两岸，万室
喧歌钟。天下称豪贵，游此每相逢。洛阳苏季子，剑戟森词锋。六印虽未佩，
轩车若飞龙。黄金数百镒，白璧有几双。散尽空掉臂，高歌赋还邛。落魄乃如
此，何人不相从。远别隔两河，云山杳千重。何时更杯酒，再得论心胸。^①

清朝时，大名府已由盛而衰，清诗中对大名府兴衰的对比描写已很鲜明，清人孙郁有诗云：

毕万遗封古大名，三州扼险土田平。山川尽入秦东郡，锁钥曾传宋北京。
白露横空闻木叶，黄花遍地见秋耕。残碑偃卧荒烟里，禾黍西风无限情^②；
清人方观承有同样的感慨：

魏公为政地，来问晚香堂。胜迹诗堪纪，斯人道不忘。关河犹古郡，锁钥
剩空墙。五礼虚垂石，三贤远媿芳。曾传莲泛绿，试待酒初黄。企接邦千里，
思倾酒一觞。当时兼镇邺，何处屡移漳。兴寄东篱远，心忧北敌长。从谁评出
处，亦复养柴桑^③。

唐、清两朝的诗篇，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大名府兴盛与衰落后的历史变迁。

^① (唐)李白：《魏郡别苏明府因北游》，载《全唐诗》卷一七四，李白十四，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版，第1781页。

^② (清)孙郁：《天雄怀古》，载《大名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785页。

^③ (清)方观承：《题晚香堂》，载《大名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786页。

参考文献

一、古籍文献：

-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版。
- [2]、(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版。
- [3]、(元)脱脱等：《辽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
- [4]、(元)脱脱等：《金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
- [5]、(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
- [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
- [7]、(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台北：大化书局点校本，1979年版。
- [8]、(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版。
- [9]、(宋)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 [1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版。
- [11]、佚名编：《宋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版。
- [12]、(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年版。
- [13]、(宋)王应麟：《玉海》，扬州：广陵书社排印本，2003年版。
- [14]、(宋)文彦博：《文潞公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 [15]、(宋)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点校：《安阳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点校本，2000年版。
- [16]、(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9年版。
- [17]、(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点校本，1974年版。
- [18]、(宋)寇准：《忠愍集》，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 [19]、(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点校本，2002年版。
- [20]、(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版。
- [21]、(宋)张方平：《乐全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2年版。
- [22]、(宋)宗泽：《宗泽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4年版。
- [23]、(宋)包拯：《包拯集》，合肥：黄山书社点校本，1999年版。
- [24]、(宋)李纲：《李纲全集》，长沙：岳麓书社点校本，2004年版。
- [25]、(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5年版。

- [26]、(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0年版。
- [27]、(宋)叶隆礼:《契丹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5年版。
- [28]、(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版。
- [29]、(宋)沈括:《梦溪笔谈》,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年版。
- [30]、(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8年版。
- [31]、(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版。
- [3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0年版。
- [3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6年版。
- [34]、(宋)汪藻:《靖康要录》,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7年版。
- [35]、(宋)洪皓:《松漠纪闻》,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点校本,1986年版。
- [36]、《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2006年版。
- [37]、(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点校本,2005年版。
- [38]、(宋)祝穆:《方輿胜览》,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3年版。
- [39]、(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9年版。
- [40]、(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版。
- [41]、(明)唐锦:《正德大名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版。
- [42]、(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5年版。
- [43]、(清)王夫之:《宋论》,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8年版。
- [44]、(清)唐执玉、李卫等:《畿辅通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点校本,1989年版。
- [45]、(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点校本,2002年版。
- ## 二、中文专著:
- [1]、邓广铭:《邓广铭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 [2]、漆侠:《知困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 [3]、漆侠:《探知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4]、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 [5]、王曾瑜:《宋高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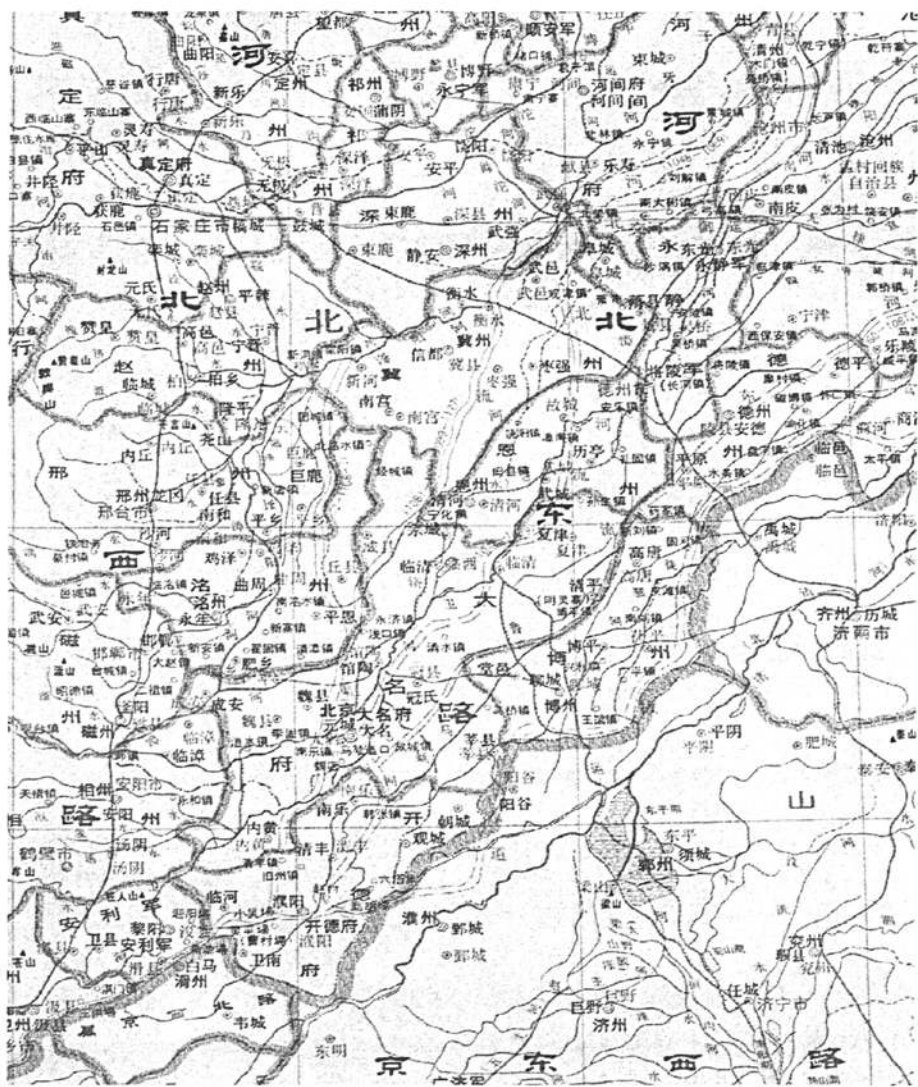
- [6]、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7]、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8]、汪圣铎：《宋真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 [9]、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 [10]、(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 [11]、魏汝霖、刘仲平：《中国军事思想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
- [12]、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 [13]、台湾三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 [14]、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 [15]、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 南宋制抚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 [16]、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 [17]、陈健安 主编：《军事地理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 [18]、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 [19]、罗琨、张永山等著：《中国军事通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 [20]、高锐 主编：《中国军事史略》，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 [21]、胡阿祥：《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历史军事地理要览》，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22]、史继刚：《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 [23]、李锡厚：《临潢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24]、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 [25]、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 [26]、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版。
- [27]、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28]、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 [29]、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 [30]、袁伟 主编：《中国战典》，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 [31]、李英 主编：《中国战争通鉴》，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

- [32]、冯东礼、毛元祐：《宋辽夏战争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 [33]、李昌宪：《宋代安抚使考》，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
- [34]、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35]、赵永春：《金宋关系史研究》，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 [36]、谢志诚：《河北通史·宋辽金元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37]、楼耀亮：《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38]、郭黛姮 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宋辽金西夏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 [39]、张希清等 主编：《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40]、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41]、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河东河北区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 三、参考论文：**
- [1]、李亚：《大名府故城陪都历史演进探析——大名府故城考略之一》，载《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12期。
- [2]、李亚：《魏博节度使田氏家族藩镇割据探析——大名府故城考略之二》，载《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 [3]、李亚、王书俊：《魏博节度使何氏家族与大名府故城——大名府故城考略之三》，载《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 [4]、孙尧奎：《试论大名府的兴衰》，载《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 [5]、李华瑞：《关于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讨论中的几个问题》，载《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 [6]、陈峰：《从定都开封说北宋国防政策的演变及其失败》，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 [7]、何冠环：《论宋太祖朝武将的党争》，载《中国史学》，1995年第5期。
- [8]、陈峰：《北宋御辽战争的演变与“澶渊之盟”的产生及影响》，载《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
- [9]、张博泉：《金宋和战史论》，载《史学集刊》，1984年第2期。
- [10]、任崇岳：《论“澶渊之盟”后的宋辽关系》，载《历史教学月刊》，1984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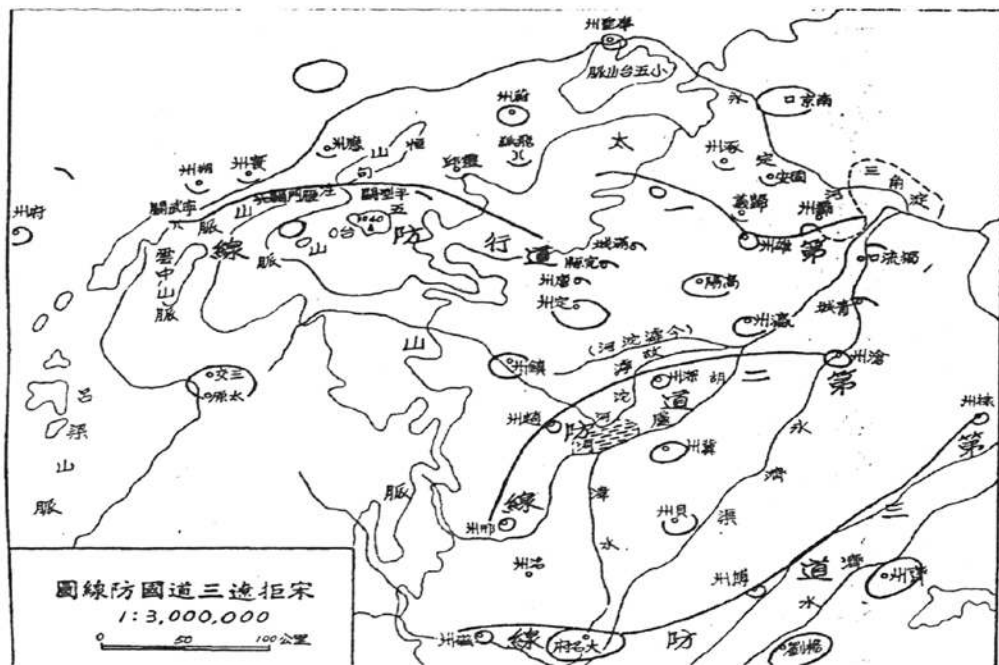
- [11]、张其凡：《雍熙北伐到澶渊之盟——真宗朝政治研究之一》，载《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
- [12]、孙建民：《燕云十六州与宋初宋辽的军事策略》，载《河北学刊》，1989年第4期。
- [13]、王晓波：《宋真宗对辽战争考之一：瀛洲与莫州之战》，载《宋代文化研究》，第8辑，1999年。
- [14]、李月红：《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御河》，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 [15]、王晓波：《宋真宗对辽战争考之四：澶渊之战》，载《宋代文化研究》，第11辑，2002年8月。
- [16]、钟维：《大名五礼记碑刍议》，载《文物春秋》，2004年第6期。
- [17]、余薇：《论南宋宣抚使和制置使制度》，载《中华文化论丛》，2007年第1期。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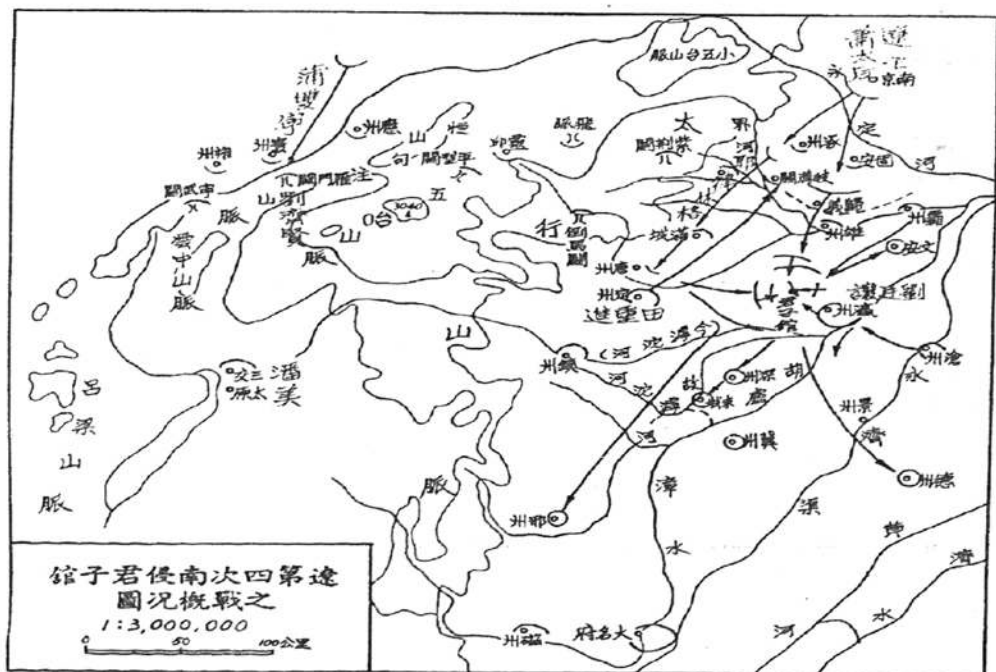
附文中相关地区及战争略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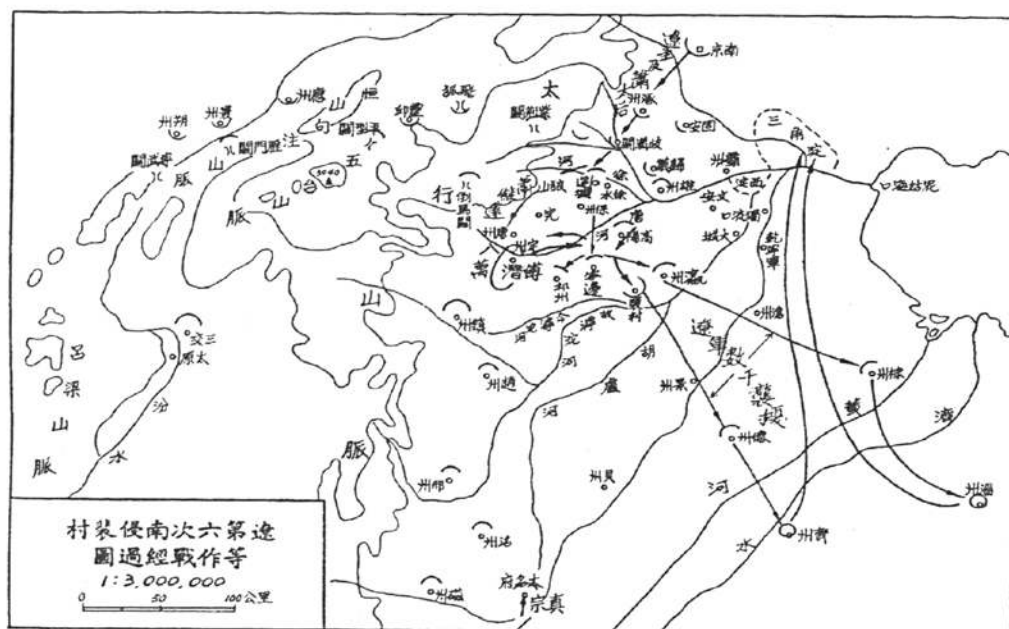
(图一：北宋大名府地区地图。出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16~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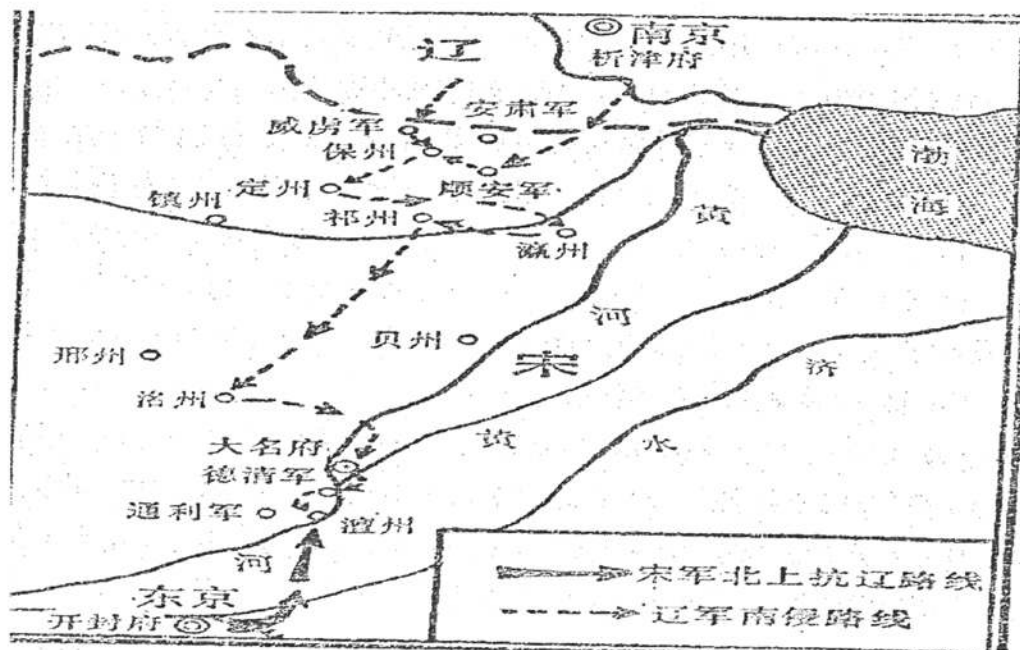
(图二：宋拒辽三道国防线。出自：台湾三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一册，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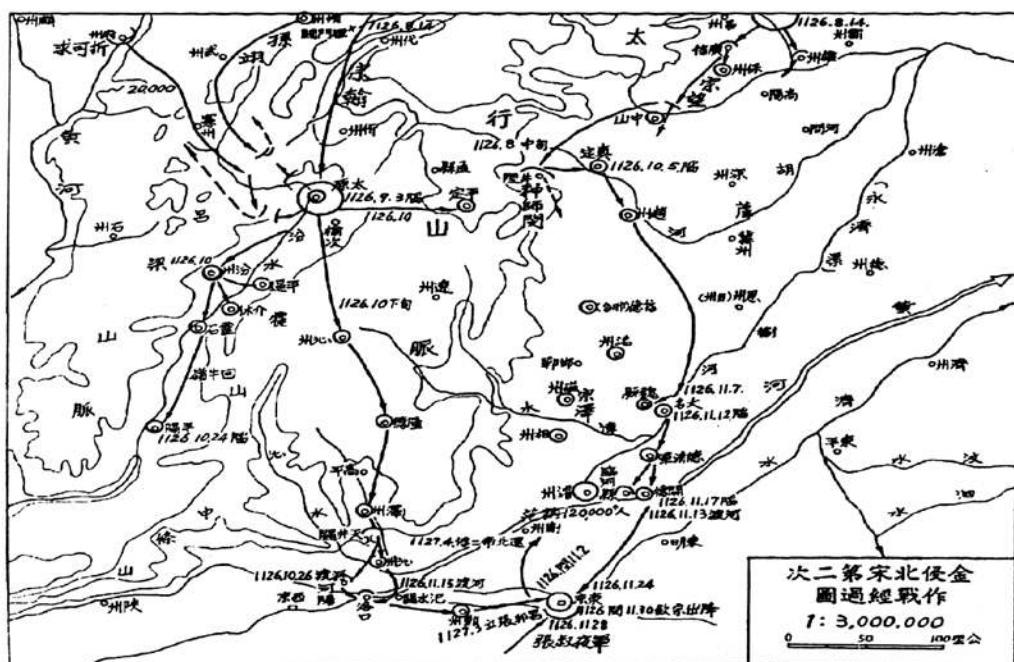
(图三：宋辽君子馆之战概况图。出自：《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一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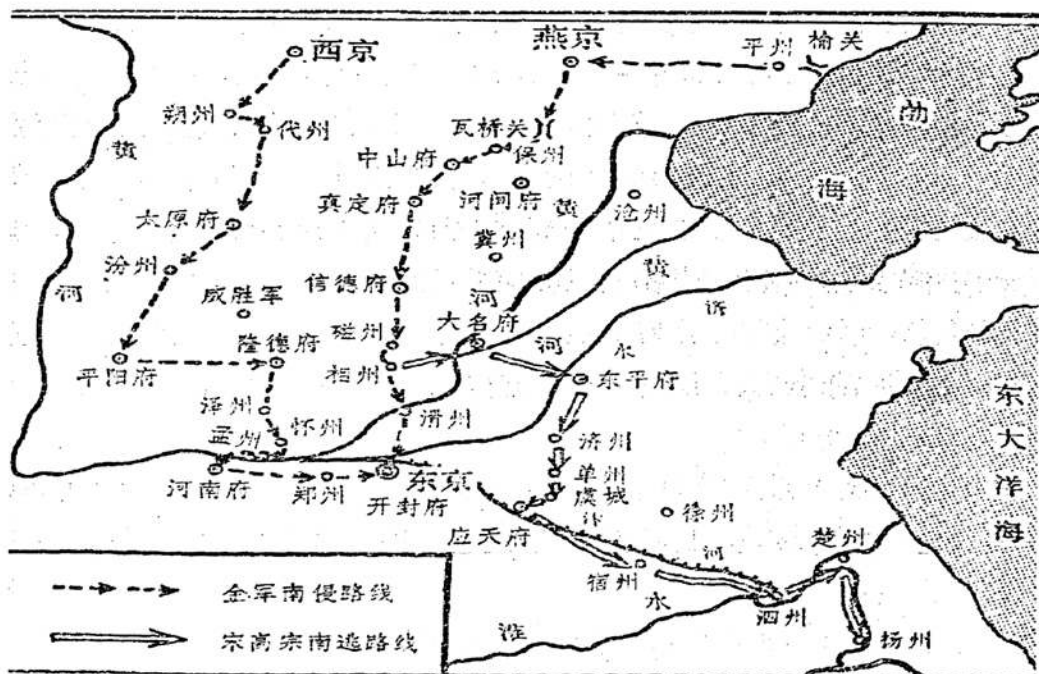
(图四：宋辽裴村之战形势图。出自：《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一册。)



(图五：澶渊之盟时战争形势图。出自：《中国古代史常识·隋唐五代宋元部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页。)



(图六：金军第二次侵北宋作战形势图。出自：《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二册。)



(图七：金军南侵与宋高宗南逃路线图。出自《中国古代史常识·隋唐五代宋元部分》，第277页。)